

光明戲劇叢書

II

精忠
報國

五舒
幕湮
劇著

光明書局印行

精忠報國

(第五幕)

舒 湮 著

精忠報國

(五幕劇)

著者 舒 湮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代表人 王子澄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訂正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戰後第二版

本劇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本劇——演出，轉載，翻譯，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無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或其指定代理人（上海、廣州光明書局）之同意，否則按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至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時間】

第一幕 南宋紹興十年夏七月

第二幕 第一幕的翌日

第三幕 紹興十一年冬

第四幕 第三幕的翌日

第五幕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地方】

第一、二幕在朱仙鎮

第三、四、五幕在臨安

【人物】

岳飛：相州湯陰人。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解兵柄後，授樞密副使，旋改充萬壽

觀使。死難時年三十九。

銀瓶娘

岳飛季女。年方及笄。秀外慧中，勇敢嬌憨。

岳雲

岳飛養子。驍勇善戰，事父至孝。穎昌戰後，以功遷忠州防禦使，岳飛請辭；終

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

張憲

岳飛部下愛將。智勇深沈，忠貞激烈，位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牛皋

汝州魯山人。果以戰功擢爲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

宣撫司，左軍統制等職。性鯁直，舉動鹵莽，年在五旬外。

張保

岳飛部將，忠烈慈厚。

王俊

濟南人。張憲部將。姦貪好訟，官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前軍副統制。

崔慶

金軍統領，降宋。

李老公公

朱仙鎮鄉民，七十餘歲。

李老婆婆

李妻，七十餘歲。

魏生

遺士，朱仙鎮居民。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茶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

御史中丞等官。南渡後，自金還，位漸顯要，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大權獨攬，擅專國政。時年在五旬外。

王氏 秦檜妻。陰險刁惡，工狐媚，善權術，年亦四旬左右。

興兒 秦檜家侍婢。性烈，有正義感，年十八九。

硯童 秦檜家侍童。貌忠厚恭謹，性懦弱怯，年二十左右。

趙士儂 趙氏宗室，判大宗正，封齊安郡王。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忠耿敢言。嘗斥黃潛

善誤國，又累忤秦檜。年近六旬，惟已鬚髮蒼白，老態龍鍾。

周三畏 大理寺卿，清廉正直。

方俟高 開封陽武人。監察御史，旋代中丞。附秦檜黨，脅肩詔笑，品格卑劣。年約六旬

，但精神健旺，不類耆耄。

元龜年 大理寺評事。阿諛秦檜，實一勢力小人。

哈迷蚩 金宗弼（兀朮）密使。

陳順 大理寺獄官。奉公守法，雖同情岳飛，但以職卑力薄，無可奈何。

侍衛 甲、乙、丙

度旨官 甲、乙

兵士 甲、乙

舞女 甲、乙

其餘羣衆，鄉民，御林軍，衛士，皂隸若干人。

第一幕

這是朱仙鎮上岳飛的帥營。

舞台分爲左右兩部份。

右部是營帳的一角。舞台上現出牠的橫剖面，帳內陳設長案，虎皮椅，石凳，和刀、矛、弓、戟這些兵器。長案上擺着公文，書卷，筆硯，令箭，燭台，地圖等物。靠極右的邊緣上，支起一榻帷幕，是通到內帳去的。在帷幕出入口邊，安置一隻藥爐，正在熬藥。

營帳口站着三個侍衛兵，一人佩劍，兩人持矛。帳門樹紅羅大幃，上綴白色「岳」字，臨風飄展。

另外，在左部是郊野的景緻。有幾棵樹木，還望見遠處一片黃沙和星棋繚佈的宋軍營帳。這是盛暑的一天的清晨。太陽已經高高地懸在天空。

開幕前，幕內傳出「滿江紅」歌聲的合唱。歌聲漸息，幕徐徐啓。樹枝上的蟬鳴與遠處的馬

嘯聲聞作。帳內闌無一人。惟見營帳口的侍衛們肅穆地往來蹣跚着。

出場人物 侍衛甲、乙、丙 銀瓶娘 岳雲 張憲 牛皋 張保 岳飛 崔慶 度旨官甲、

乙 御林軍若干人

侍甲（站住，望着樹枝上的鳴蟬）吵什麼？天熱得已經够人難受啦！「知呀」「知呀」的，「知」你媽的頭！

侍乙 喂，不要以為岳元帥不在帳裏，你就撒野。元帥的閨女銀瓶小娘子，還在裏帳呢。

侍丙 就是前天來的小姑娘嗎？

侍乙 是的。

侍丙 小姑娘跑到陣上來幹嗎？打仗也關不着婦道人家的事呀！

侍甲 這年頭的娘兒們可不比在先了，她們也能提起刀槍和韃子拚一拚。古書上有位花木蘭，代父從軍，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咱們岳元帥也有這末一位出色的小娘子隨父從軍。

侍丙（笑）這真叫將門之女了！

侍甲（讚歎）嘿，有了一位岳雲少將軍，再加上這位銀瓶小娘子，你們二位說岳門上够不够威風的？

侍乙 好威風！

侍丙 連俺在岳營裏當小兵的，也覺得臉上有光彩呢。

（蟬鳴聲又起）

侍丙 哎，天也真熱。要不是今年逢閏月，如今就該八月哩。

侍甲 不錯。立秋也過了二十來天，眼見就要交白露。你瞧，身上出的汗珠還有黃豈大。

侍乙 打仗就不能怕辛苦。你要圖舒服，還是安安穩穩地待在家裏吧！

侍丙 咱要怕辛苦，早就不出來投軍啦。這次咱們打的是韃子，誰不比平時格外起勁些！

侍乙 要講辛苦，岳元帥可比咱們辛苦得多。你們瞧他一天到晚忙的不得開交。天剛朦朧亮就起

身四處巡察。到夜晚，還要商議戰略，查看兵書，哪天不是交四鼓才睡覺？

侍甲 這幾天元帥也分外高興。因為自從初八那天破了韃子的拐子馬之後，十三又在小商橋打了

一個勝仗。現在進兵到朱仙鎮，離東京只有四十五里。祇要一鼓氣打下去，說不定明後天咱

們又可以回到京城了。

侍乙 元帥說過，這回打韃子要唾手燕雲復疆報國。咱看不打到河北是不肯罷休的。

侍丙 纔不止呢！別忘了還要直搗黃龍。這回仗不打到關外是不肯歇手的。

（侍衛丙看見銀瓶遠遠自內帳踱出，揮手向甲、乙示意。）

侍丙 歸——歸——小娘子來了！

（衆侍衛皆靜默肅立）

（銀瓶整理文案，又揚開藥罇調藥，然後重行蓋好。）

銀瓶 （問侍衛）元帥早上說過多時回來嗎？

侍甲 稟報小娘子，元帥五鼓時分單獨騎了一匹馬，出營到各處查看，沒帶跟人，也沒留下什麼話。

銀瓶 哦。（揭藥罇）這藥，你送到西營去吧。聽說，這次打仗，你們弟兄們太辛苦了；有不少人中暑累病了。元帥教我親自調藥給你們吃。

（侍甲入帳，端藥罇出。銀瓶旋亦入內帳。）

侍丙 你瞧元帥待咱們多好。弟兄們生病，元帥還親自調藥。帶兵的肯和當兵的一同共甘苦，當兵的怎會不死心眼打仗呢！

侍乙 是呀！咱們元帥最講究賞罰公平，待千萬個人如同一個人似的。朝廷賜下犒賞，不論多少，總分給咱們，他自己倒一錢不留。出發的時候，弟兄們有家眷的，他還派人送錢送米，留

着安家。

侍丙 像這樣的元帥，無怪人人都敬重他，怕他，也服他。

（銀瓶拔劍起舞唱「北伐」歌，一路自內帳出來，走到外帳口，發覺兩侍衛還站在那裏，
即刻止步不歌。）

銀瓶 （吩咐侍衛）你們暫且下去，等元帥回營再傳喚你們。

（侍衛乙、丙應聲下場）

銀瓶 （舞劍唱歌）

號令風霆迅，

天聲動北陬。

長驅渡河洛，

直搗向燕幽。

馬蹀闕氏血，

旗臬可汗頭。

歸來報明主，

恢復舊神州！

（銀瓶歌至「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時，岳雲與張憲自營外入，站立一邊，和聲高唱

。）

（歌聲止，銀瓶提劍向岳雲張憲施禮。）

銀瓶 哥哥，您回營啦。呀，張統制也來了。

岳雲 怎麼？我出陣去了幾天，妹妹你也來到營裏啦！

銀瓶 難道我就不能來的嗎？

岳雲 不是這末說的。你什麼時候來的？我們怎麼全不知道呢？

銀瓶 我已經來了三天哩。你們去出陣打仗，自然不曉得。

張憲 小娘子要知道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事。這裏是陣前，兩國交戰，兵火猛烈，處處都有危險。

前幾日我們雖打了一場大勝仗，把金兵逼到黃河邊上，可是早晚正提防他們反攻呢。

銀瓶 （自負地）你們瞧，我這樣的打扮是在鬧着玩的嗎？我自幼學會一身武藝，藏着不用作什

麼？如今夷狄入寇，我們正該無分男女老幼，戮力同心，爲國效命。這會兒，難道還教我們

女人躲在閨房裏挑針引線嗎？

張憲 真不愧是將門之女。末將失敬了！

銀瓶 好說，好說！你想，韓世忠韓元帥屯兵京口的時候，靠着有梁夫人替他桴鼓激動三軍，才在黃天蕩大敗金人。梁紅玉出身樂戶，尚且深明大義，何況我銀瓶呢？

岳雲 想不到妹妹也是有心人。真不愧是父帥的好女兒，哥哥的好妹子。我真高興！

銀瓶（假嗔）瞧，哥哥，你真不好。總愛拿我開玩笑，剛才不是看不起我的，怎麼才一會兒功夫，又誇獎我是什麼：「父帥的好女兒啦！」「哥哥的好妹子啦！」我不理你啦！

岳雲 妹子別動氣，哥哥是說着玩的。（玩笑的）喏，喏，爲兄的這廂陪禮了！

銀瓶（笑）抬起頭來吧！誰希罕你來陪禮呀！

張憲（笑）哎呀，你們兄妹二人真會說笑，有趣得很。

岳雲（想起）父帥呢？

銀瓶（故弄玄虛地）他……在……（眼望岳雲，又回顧內帳）我不說。

岳雲 他在裏面嗎？哎呀，糟糕，糟糕！剛才我們在這兒鬧玩笑，準被他聽見了。如果降下玩忽軍務之罪，那怎麼辦？（惶恐）都是你！都是你！

銀瓶（俏皮地）不過，這次比前回從馬背上摔下來的罪要輕得多。放心，放心！

張憲 這都是小娘子害人！

銀瓶 你們這些人，胆小如鼠，怎麼算得將領？

岳靈（尷尬）你還在取笑！

銀瓶 告訴你們吧。放心，元帥出營巡查去哩。

岳靈 原來你這丫頭又在耍我，嚇得我一身冷汗。

張憲 我們差點把正經事忘掉了。

銀瓶 是呀。我來的時候，父帥告訴我，哥哥帶領人馬追勦韃子去了。這回仗打得順利嗎？

岳靈 我要趕緊去稟明父帥。待會再和你細說吧。

銀瓶 父帥一會兒就回來的。你先說說無妨。我正爲你們的喜訊，等得心焦呢。

岳靈 仗打得很好，我們又把韃子殺敗了。

銀瓶（驚喜）呵！

張憲 少將軍這次的功勞可不小呢。敵人在小商橋敗退之後，元帥料定敵人必定還攻穎昌，就命

令他帶兵去援助王貴。果然，韃子來攻穎昌。王貴便帶領了遊奕軍，少將軍也帶領了背嵬軍

，在城西和敵人大戰。少將軍以八百騎兵冒死衝進敵營奮戰，王貴的步兵同時又分兩路左右

包圍，竟將金兀朮殺得狼狽而逃。我們正預備向他道喜呢。

銀瓶（喜極，趨岳雲前，跳躍歡樂）哥哥！哥哥！

岳雲 既然如此，妹子就該請請哥哥，替哥哥慶祝慶祝。

銀瓶（鬆手）那末，哥哥也沒向妹子接風呀！

張憲 兩免了吧！少將軍，我們還是去見元帥報告喜訊要緊。

（張、岳二人正欲行，牛皋喝得酩酊大醉踉蹌進帳。）

牛皋 哈——哈——哈——

銀瓶 牛叔父，您也回來了。噢，您怎麼啦？

牛皋 不——行——啦——渾——身——沒——勁。

銀瓶 又喝醉酒了嗎？

牛皋 喝酒？——哦，沒有，沒有。俺沒喝，那會醉？別胡說巴道！

岳雲 牛叔父，俺的確醉了。瞧，站都站不穩。

牛皋（故作鎮定，稍醒）哦，少將軍，是你回來啦？

岳雲 是我回來了！打了勝仗哩！

牛泉（迷迷糊糊）打了勝仗？是你打了勝仗，還是俺老牛打了勝仗？

岳雲 是姪兒打了勝仗。

牛泉 嘻，嘻，你這小娃兒會打勝仗？不信，不信，別當我醉了，就在頭前胡吹！

岳雲 瞧，他真醉了！

銀瓶 牛叔父，請醒醒，這是父帥的大營！

牛泉（大驚失措，自整衣冠，恭立施禮）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俺到了那兒？這是元帥的營

帳？——呀！不好了！不好了！（欲逃）

銀瓶（急攔阻）牛叔父請留步。父帥現在出營去了。

牛泉 哦，你們騙俺老牛。豈有此理！

張憲 牛將軍，聽說您那邊也打了一個大勝仗，軍情到底怎樣？

牛泉（漸清醒）說俺？當然打了一個大勝仗！

（岳雲、張憲、銀瓶均靜聽）

銀瓶 您果真打勝了嗎？

牛泉 誰來哄你小娃兒不成！俺在京西打敗韃子，把他們趕出洛陽，逃到河北去哩。

銀瓶（半信半疑）真的嗎？

牛泉 當然啦！（逕自一屁股坐在岳飛的虎皮椅上）這才是俺老牛的威風。（欲躺在椅上假寐，

銀瓶急阻止之）

岳雲 牛叔父，您前番打碎御酒，闖下大禍，今天不要再惹出事來。

牛泉（不服）碼什麼，俺喝醉了會闖禍？嘿，你們還不曉得俺老牛喝醉酒打勝仗的故事呢。

張憲 是的，那回牛將軍在蕪塘關喝醉酒，也曾經殺得韃子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銀瓶 有這回事嗎？牛叔父，您說給姪兒聽聽罷。

牛泉 要說也行。先倒盃釀茶讓俺醒酒。

銀瓶 噢，您不說沒喝酒，怎麼又自認了呢？

牛泉 嘻嘻，倒來罷！喝是少喝了一點點。不過，也就一點點呀！

銀瓶 那末，（遞茶奉牛泉）牛叔父請講吧。

牛泉（洋洋自得的端坐在虎皮椅上，舉起石硯當驚堂木猛力一拍）你們且聽俺——

銀瓶 慢來，這是硯台，不是驚堂木，您小心砸碎了。

牛泉 你放心！（略停）你們且聽俺言道：那一年——

銀瓶 那一年呢？

岳雲 你別打斷話頭，管是那一年，反正有這末一年就是了。

牛皋 那一年，元帥命俺帶領本部人馬去救藕塘關。俺爲先軍，元帥殿後，俺老牛爲要顯點顏色，一路如飛的趕路。有一天便來到了藕塘關。那守關總兵聞報，說是岳元帥領兵已至關下，

忙出關跪下道：「藕塘關總兵金某迎接岳元帥！」

銀瓶 您怎麼回答。

牛皋 俺一向是不會扯謊的，就說：「免叩頭了罷。俺是先行統制牛皋，元帥還在後面呢。」

銀瓶 嘿，叔父倒是老實人。

牛皋 本來是老實人嗎！可恨那傢伙太勢利，聽了這番話，竟吩咐要把那報事的綁去砍了。俺知道他是勝不起老牛，頓時冒火，就說：「不要殺他。你既然本事高強，用咱們不着，俺就走了。」

銀瓶 您真的動氣走了？

牛皋 這不過是俺老牛甩甩袖子，嚇唬嚇唬他罷了。且說，咱們逃關，上了大堂，金總兵已經搗好酒席迎接。

岳靈 叔父倒是好口福。

牛泉 俺說：「這酒席幸喜是請的俺，若是元帥，就有罪了！」他忙問：「這是怎麼？」俺便把元帥因為體念二聖被擄受苦，不忍大吃大喝緣故說明。又告訴他，元帥最愛吃的是豆腐。

銀瓶 （不解）父帥最愛吃豆腐！什麼話？

牛泉 是的，元帥喜歡吃豆腐。因為他在大名府考武秀才的時候，就是吃了豆腐起身的。這也是「君子不忘其本」呀。

（衆大笑）

銀瓶 要不經您這一解說，我先前真不明白。

牛泉 俺見滿桌好菜好酒，一時高興，忙叫人取過大碗，連喝二三十碗酒。正吃得高興，忽然外邊探子報道：「金兵犯關了！」

銀瓶 這怎麼好？

牛泉 慢來！俺連忙說：「正好！既是番兵犯關，快取酒出來，讓俺喝一痛快，好去殺敵。」他們沒奈何，拍出一壺陳酒，俺雙手捧起，一飲而盡，即忙立起身來，踉踉跄跄，走下大堂，

由兵士們扶了上馬，殺出城去。

（衆注神驍，牛皋起身，隨講隨作身勢。）

牛皋 俺騎在馬上，東倒西歪，頭也抬不動，朦朧之間忽然看見眼前一員番將，身長一丈，用一條鐵棍，迎面向俺打來。俺一閃，酒却湧了上來，把口張開一吐，直噴向韃子的臉上。（興奮）這一吐，頓時酒也醒了，睜開兩眼，就舉起鋼錘，噹的一下——

（這時張保適自外入，牛皋舉棍正欲向張保頭上飛來。）

張保 （驚叫）咱不是韃子，是張保！（牛放手）

牛皋 吓，你是張保！

張保 牛將軍又在這兒吹牛了嗎？

牛皋 瞎扯，俺老牛雖然姓牛，可不吹牛。

銀瓶 （急）您說下去啊！

牛皋 這一鬧，把小韃子的天靈蓋也給打碎。他立刻跌倒在地，腦漿迸出。俺下馬取過首級，便

進關去了。

銀瓶 以後怎樣呢？

牛泉 以後怎樣？（羞澀）以後，不就這樣完了！

岳雲 妹妹，別信他。這後來，金總兵便把他的小姨子……（笑）嫁給牛叔父了。

銀瓶 真的嗎？

牛泉 （不好意思）這個……這個……嘻……嘻……嘻……（轉向岳雲）姪兒，你又和爲叔的搗亂了。

岳雲 是真的嘛！金總兵看見牛叔父喝得大醉，反能打敗十萬番兵，得了大功，佩服叔父倒是一員福將；又聽得叔父那時還未娶親，就把小姨子嫁過來。這還是父帥做的媒呢！叔父，您不好意思抵賴！

牛泉 （羞澀）嘻……嘻……

銀瓶 （天真地）羞，羞，羞！

（帳外金鼓齊鳴，侍衛甲、乙上。）

侍衛^甲 元帥到！
乙

（衆肅立迎候，牛泉宿酒仍未全醒，站步不穩。）

（岳飛衣紫錦袍，內披盔甲入。侍衛行禮，衆出迎。）

衆（拜）參見元帥！

岳飛 免禮，你們都在這兒。

（衆將禮畢肅立）

岳飛（對銀瓶）孩兒，你辛苦了！

銀瓶 孩兒並沒什麼辛苦。

岳飛 藥送到西營去了嗎？

銀瓶 已經打發送去了！

岳飛（對岳雲、張憲、牛皋、張保）你們也都回來了！

岳飛 父

張憲 特來向 元帥報告軍情。

牛皋（支吾其詞）……牛皋也向元帥報——報——報——

岳飛 報什麼？

牛皋 報——報告軍——軍——軍情。

岳飛（瞥見牛皋醉狀）牛皋，你又喝醉了嗎？

牛皋（惶恐，尷尬）沒有，沒有。是——頭暈，腳有些站不穩。

岳飛（嚴肅地）哼，我看你又違犯軍令，私自喝酒了！

（牛皋不敢出聲）

銀瓶（解圍）是牛叔父從京西打了勝仗回來，一時興起，稍微喝了幾盃。請父帥恕過他吧。

岳飛 牛皋，你知道我平日待你如同手足一般，我器重你的將才，這次才派你攻打京西一路。你

竟恃勝而驕，在營中喝得大醉，這成什麼體統？又怎麼不教我傷心呢！

（牛皋仍不語）

岳飛 你們要知道用兵的道理。匹夫之勇未必可靠，有計謀才是兵家勝敗之機。所以，爲將之道

，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牛皋，你以爲單憑你打了幾回勝仗，就莽莽闖闖的，這還能成

大事嗎？

牛皋（唯唯）牛皋不敬。

岳飛 我從前也是頂愛喝酒的。可是，自皇上說過，等打到河朔，才許開戒，我便從此不敢再喝

。你要曉得我們所以能够百戰百勝，使敵人也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就是因爲我們

「明號令，嚴紀律。」你既然不聽從號令，又不守紀律，怎麼可以做士兵們的榜樣呢？

牛皋（恭謹地）是，是，牛皋該死！

岳飛 要知道，國難當頭，絕不是我們個人求安樂的時候。我們討伐韃子，爲的是什麼？我們的將士，人人用命，有國忘家，又爲的是什麼？你現在喝醉了酒，要是敵人前來侵犯，就誤了戎機，這如何對得起國家？

牛皋 牛皋該死！牛皋實在該死！

岳飛 正因爲你是跟隨我多年的愛將，平常相親相愛如同手足一樣，今天我才開導你。（向侍衛）來，把牛皋拖出去，責打四十軍棍！（頓）你要明白我這次責罰你，我自己心裏也很難受的。

張憲 請元帥看在牛統制這次的戰功，從寬發落罷！

銀瓶 求父帥看在張將軍的面上，寬恕牛叔父這一遭吧！

岳飛 軍令如山，我不罰牛皋，不足以申紀律。打！

（牛皋被拖下受笞，笞將半，銀瓶求情）

銀瓶 請父帥看在牛叔父年邁，身體當不起重刑。

岳飛 把牛皋帶進來！

（牛皋受刑畢，入）

岳飛 牛皋，你知罪嗎？

牛皋 （惶悚下跪）牛皋知罪！

岳飛 你不怨我嗎？

牛皋 這是朝廷王法，牛皋不敢怨恨。

岳飛 這才算是我的好部下，朝廷的好將官！（向銀瓶）你去攙扶牛叔父起身！

牛皋 （起立）謝元帥！

岳飛 你們把各路軍情報上來！

岳雲 啓稟父帥，孩兒前次奉命帶領人馬去援救穎昌，已經把金兵殺退，擒獲了很多番兵和糧草。

岳飛 好極了！據你觀察，韃子還有餘力反攻嗎？

岳雲 據孩兒淺見，敵人銳氣已挫，現在兵無鬥志。孩兒本想一鼓作氣把金兀朮生擒過來，只是不敢莽闖，沒有窮追。一等到部署齊備聯絡各路兵馬，再聚力決戰；所以先行回營，請示機

宜。

牛皋 啓稟元帥，末將奉命攻打京西，金兵已經被迫放棄洛陽，渡過黃河逃跑了。

岳飛 （大喜）牛將軍你真不愧是員勇將。

牛皋 這都仰仗元帥的神威。

張憲 依末將之見。如今該乘勝直追，進取兩河，收復東京；不應屯兵朱仙鎮遲遲不進才是。

岳飛 （頷首）金人的巢穴全在東京，韃子既經屢戰屢敗，銳氣沮喪，兵無鬥志，正是我們反攻的良機。

銀瓶 而且，河東、河北的忠義民軍都先後派人來請纓。我們正好聯合老百姓裏外夾攻，豈不更妙！

岳飛 是的。兩河豪傑義士既然紛紛響應，而士卒又肯用命。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利於我，正可以舉兵直下東京！

張憲 請元帥火速策劃反攻，末將願當頭陣。

牛皋 那不行，這頭陣是該輪俺牛皋的。

岳雲 父帥若有所命，孩兒萬死不辭。

銀瓶 孩兒也願隨軍出征爲國效力。

張保 我張保也追隨元帥之後，出生入死，把韃子們殺光。

岳飛 好！你們且聽我的命令。

（侍衛丙自營外入帳報告）

侍丙 啓稟元帥，金國僞軍統制王鎖歸降大宋，派遣統領崔慶前來接洽反正，現在營外待命。

銀瓶（喜極）方才哥哥報告，敵人兵無鬥志，果然不假。

岳飛（命令）宣他進帳！

牛皋 慢來，其中難免有詐，待牛皋去抓他進來審問。

岳飛 不用你去，我自自辦法。傳崔慶進帳！

侍丙（高聲呼喊）傳金國降將崔慶進帳！

（崔慶入帳叩見岳飛）

崔慶 金國統領崔慶叩見大宋元帥！

岳飛 起。崔將軍，你此番投奔大宋，可是真心歸誠？

崔慶 末將若有虛詐，願當重刑。

牛皋（冒失地）呸！你們韃子狗兵居心奸詐，不要在你牛老子面前故弄玄虛，且吃俺老牛一

舉！

岳飛 住手！不許這樣放肆！

牛皋 俺想這韃子必然是詐降。

岳飛 你以後切不能這樣鹵莽。等我問明了情形再說。

牛皋 末將以爲對付敵人不必這樣客氣，這班東西燒殺淫擄，幹的沒好勾當，俺恨不得把他滅盡滅絕，剝了他們的皮，再吃他們的肉。這韃子如今親自送上門來找死，豈能便宜了他！

岳飛 不是這末說。祇要他們肯投降過來，我們便應該寬大爲懷，優容撫慰，使他們明白我們真正的敵人並不是金國的百姓，而是金兀朮和那般爲首的強盜。

崔慶 敬謝岳元帥的開導！

岳飛 我們要讓他們回去向金邦的兵卒曉諭，宋國抵禦韃子的侵犯，不但是爲保全大宋的河山，而且是爲了解救那些被金酋驅策到陣前來送死的金邦老百姓。

崔慶 我們幸虧得元帥的解救，才重見天日。

岳飛 你既知道悔過自新，宋國自然也能寬恕你的。

崔慶 謝元帥大恩！

岳飛 如今你們那邊情形怎樣？

崔慶 如今北方不但人心思漢，就連小番國內大將韓常和烏陵思謀也自知軍心渙散，運命不久，莫如歸降大宋。他們已經吩咐部下，一等大軍前去，即刻解甲投誠。

張憲 末將也據報：現在北方的情形不好，自燕京以南，金人的號令不行。金兀朮本想逼迫北方士民入伍作戰，怎奈他們都不願自相殘殺。

崔慶 這位將軍的話很對。咱們元帥兀朮四太子說，自從北方起兵以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倒霉，連吃敗仗，損兵折將的呢。

岳飛 好吧。你且先到營外休息，聽候查點投誠過來的部隊。明天我再吩咐你回營去宣撫他們，快些來歸降！

崔慶 遵令！

（崔慶隨侍衛閃退場）

跟隨，照舊來看來，我們的反攻一定能操必勝之算的。

岳飛 哈——哈——

岳飛 哈——哈——

牛皋 俺笑的是又要殺一個痛快了。

（岳飛亦喜，正在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侍衛又入營報告。）

侍內 啓稟元帥，兩河忠義豪傑首領李通、胡清、李齊二千人馬，已經應召前來，現在營外待命。

岳飛 着他們在帳外等候，好生的款待。

侍內 是（下）

銀瓶 （高興）老百姓們都揭竿而起，幫助官兵來打韃子了。

岳雲 聽說李通他們部下有不少人。這幾年太行山一帶打敵人，對於山川險要形勢最熟悉。有他們的響應，我們更不在乎韃子了。

銀瓶 中國人到底幫中國人。任聽韃子怎樣花言巧語欺騙老百姓，驅使他們攻打自家人，可是老百姓是決不會受敵人利用的。

岳飛 你們的話不差，必須軍民一致，才能打退敵人。

銀瓶 那末就請父帥頒令進攻，立刻渡河！

岳飛 （興奮）將官們，我們今天恢復中原，誓恥報讎之全在此一舉！大家要各自努力，克復兩

京，收回故土，也只在目前！

衆將 末將等願效死力，爲國盡忠！

（岳飛端坐虎皮椅上，準備傳令進攻。諸將列佈帳下。）

岳飛 諸位將軍！

衆將 有！

岳飛 你們願意盡忠報國嗎？

衆將 願意！

岳飛 你們願意收復失地嗎？

衆將 願意！

岳飛 你們願意去殺種子嗎？

衆將 願意！

岳飛 好！我現在命令你們去反攻！（持第一枝令箭）張憲！

張憲 在！

岳飛 你統率遊軍從陳留東路進攻東京，火速前去！（頒令箭）

張憲 遵令！

岳飛 (持第二枝令箭) 岳雲！

岳雲 在！

岳飛 你統率背嵬軍從中牟西路進攻東京，須得戮力效命！

岳雲 遵令！

岳飛 (持第三枝令箭) 張保！

張保 在！

岳飛 你會同兩河十萬忠義軍從太行山一帶側面遊擊敵人，不得有悞！

張保 遵令！

岳飛 銀瓶！

銀瓶 在！

岳飛 你回家侍奉母親去吧。大戰開始，陣前不是女兒家久留的所在。

銀瓶 女兒也願意效命疆場爲國爭光。

岳飛 可是你到底是女兒家，軍旅之事你不懂得，你還小呀！

銀瓶 我不小啦！我懂得打仗，我有劍，我的劍也能殺韃子，替父親陣前助威。

岳飛 那末，你就捨得下母親嗎？母親年邁哩。

銀瓶 家中不是還有弟弟？

岳飛 可是你是獨女，我只有你一個女兒，母親天天盼望你回去呢。

銀瓶 父親，我只求您這一次，帶我一齊去從軍！答應我吧！……就一次，好嗎？……一次，這

一次……

岳飛 (笑) 孩子，你爲什麼不是一個男兒呢？

銀瓶 男兒和女子又有什麼分別呢？男兒愛國，女子也要愛國呀！(目示岳雲) 哥哥……

岳雲 妹妹立志從軍，還請父親成全她的志向吧！

銀瓶 父親，您要再不應允——！

岳飛 好，你姑且隨同父親的十萬兵馬一同起程，一切須得小心。

銀瓶 (大喜) 遵令！

牛皋 (焦急) 元帥，那末還有俺牛皋呢？

岳飛 (持第四枝令箭) 牛皋！

牛皋（粗壯地）在！

岳飛 你統率八萬精兵自洛陽渡河包圍，截斷敵軍後路，去罷！

牛皋 遵令！遵令！

岳飛 將官們，我們要戮力同心殺退金兵；直搗黃龍，和諸君痛飲！

衆將（拔劍）直搗黃龍，收復國土！

岳飛（拔劍，仰天自語）岳飛三十多年的心願，百姓們日夜祈求的希望，如今都可以一朝了却

了罷？

（侍衛丙神色倉皇地奔上）

侍甲 啓稟元帥，聖上度旨官到！

衆將（詫異）呀！

岳飛（略一猶豫）準備接旨。請！

（侍衛丙下）

岳雲 聖上這時怎麼忽然有旨意下來？

岳飛 我曾經一連上了幾道奏摺，還沒有奉到詔諭。如今想必是有了訊息。

（侍衛內導御林軍四人上，度旨官甲奉聖旨殿後。）

御林軍 聖旨下！

（岳飛以次諸將均下跪接旨）

度旨官甲 聖旨下跪。「覽卿奏，知復穎昌後，已遣兵下鄭州。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許。然須過爲計慮，虜懷叢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切勿深入，以保萬全。朕久欲卿相見。卿可輕騎一來入覲，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體悉。付岳飛。」

衆 萬歲，萬歲，萬萬歲！（起）

度旨官甲 聖上的旨意是請將軍按兵不要深入，立刻進京朝見。

岳飛 請問天使，朝廷命令停戰，敢是准了和議？

度旨官甲 聖上已經准了丞相的和議了。

岳飛 岳飛前日奏上一本，陳述敵我情勢。如今我軍士氣旺盛，屢戰屢勝；敵兵銳氣沮喪，萎靡不振。豈有停戰的道理，還請奏明聖上再議。

饒瓶 小女子真不明白朝廷是什麼打算！金人的話絕不可相信。如果從前的和議靠得住，那末金

人這次爲什麼又背盟侵犯呢？

度旨官甲 還是殿上的旨意，本官無從答覆。

岳飛 聖上的旨意是要岳飛單身進京嗎？

度旨官甲 是。如今韓世忠、劉錡、張俊、楊沂中各路兵馬，俱已各還本鎮。將軍奉詔要趕快啓

程才是。

岳飛 (難色) 大人先請，岳飛隨即收拾人馬回京。

度旨官甲 將軍，你要明白這是朝廷的命令，不要就擱牙！

岳飛 岳飛領旨！

(度旨官甲退，御林軍隨下。)

(衆譁然相顧失色)

牛皋 這便怎麼辦？

岳雲 父帥，您真的回京嗎？

岳飛 ……

銀瓶 眼見要克復東京，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岳雲 金人大勢已去，我軍克敵是旦夕之事，豈可以功敗垂成？班師的命令，不如遲緩幾天再說

；等到奪回東京，再請皇上還都臨幸。然後，繼續北伐，生擒兀朮，迎回二聖，直取燕雲，光復河山。這樣將功折罪，也還不爲晚。即使主和的奸臣妒忌父帥，那時對我們也毫無辦法的。

岳飛 ……

牛皋 依末將的意思，也不如一面催糧，一面發兵，直搗金邦，然後痛飲黃龍！

岳飛 ……

張憲 元帥，恕末將語冒唐突，自古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說：「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據末將看來，這必然是奸相秦檜的矯詔，我們並無接受亂命之理。

岳飛 話是很對，不過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豈可以昧暗的方法，暗中違抗聖旨。弄得不好，反要被小人藉口。

銀瓶 只是父帥以數十萬之衆，破金兵百萬雄師，立下汗馬功勞。如今指日望見成功，朝廷不派兵增援，反召父帥回京，豈不把一場大功，沈於海底？恐怕其中必有差錯，父帥且請斟酌，不可輕自回京，中了奸人的詭計。

岳飛 這個 ……

(侍衛上)

侍衛 啓稟元帥，聖旨又到。

(衆大驚)

岳飛 排隊接旨！

(御林軍扈從度旨官乙奉旨上場)

(衆跪接旨)

度旨官乙 旨下。「金酋乃夷狄之人，教化未開，終非武力可服。今韓世忠、劉錡等人馬俱已奉詔還京。朝廷謀畫，不得分岐。爾岳飛不宜孤軍久駐。前上表章，應毋庸議。仰即刻班師，勿違朕意，想宜體悉。付岳飛。」

衆 萬歲，萬歲，萬萬歲！(起)

度旨官乙 如今聖上再度詔諭班師，將軍還要即刻遵命才是。

岳飛 不是岳飛不收拾人馬還京，只因金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逃，疾走渡河。因此停留下來，不及立刻班師

度旨官乙 將軍不可貪圖多功，反違背了聖旨。

岳飛 這個岳飛豈敢？

度旨官乙 朝廷現在立意求和。邊軍事務，朝廷自有處置，將軍不必過問。若是少一稽延，就是違抗君命了。

岳飛（默然片刻）那末，能否稍稍寬限些時日？

度旨官乙 這是聖旨，將軍豈有不知？

（牛皋憤慨的欲衝向度旨官，岳飛怒目止之。）

岳飛 牛皋！

度旨官乙 岳將軍父子都是大忠大孝的人，當然明瞭君臣之禮。如今朝廷連召將軍班師，爲的是加官授爵，報答功臣。如果你們違背旨意，朝廷見罪，叻過反而不能相抵。這事情岳將軍還得仔細考慮考慮！

岳飛（沉吟半晌）我父子和部下將士都只知道「盡忠報國」……當然遵旨……

度旨官乙 將軍既知道就好了！（退）告辭！

岳飛 送天使！（衆揖送度旨官乙下）

岳飛（痛心地）哎！十載心機，廢於一旦！這不是岳飛不稱職，實在是丞相秦檜誤了陛下！

張憲（跪）元帥！末將等願隨元帥之後，完成未竟之功，誓必直搗東京，迎回二聖，然後回朝

請罪。請元帥下令吧！

岳飛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銀瓶 父帥不能這樣固執。這一去豈不自投羅網？孩兒實在不能讓父帥動身。

岳飛 要是蒼天有眼，必定不會使忠臣陷於不義。就是萬一不幸，又逃些什麼呢！我此去秉着一腔天地間的浩然正氣，爲國爲民，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我又何所懼？又何所畏呢？

（衆默然不動）

岳飛 你們還是讓我走吧！

（衆跪地不動）

岳飛 你們只要都有報國之心，國威必有重振的一天。你們只要都有復仇雪恨，不屈不撓的志氣，總有還我河山的時候。現在國家並沒有亡，我們報國還來得及。

（衆仍跪地不起）

岳飛 我強敵尙且不怕，難道還怕奸臣？你們放心地讓我去吧！縱然有什麼意外，我相信我部下的將士們，都會跟着起來完成我未竟的事業。那時，我的一顆赤心烈胆，也足以昭示千古萬

世了！

（衆感泣）

岳飛 不必多言，班師回京吧！

（侍衛急上）

侍衛 啓稟元帥，後路糧草已斷！

衆 （衆大驚訝）怎麼糧草已斷？

岳飛 （變色）呀！

張憲 這又是秦檜的奸計。逼着元帥非班師不行了。

岳飛 （對侍衛）你去傳令三軍，不得離營！

侍衛 是！（下）

岳飛 這班師，你們切不可預先泄漏消息。否則，樵子知道，發兵截斷後路，我們如何歸得去？

衆 是！

岳飛 你們把令箭都繳回來。（衆將繳令箭）

岳飛 張憲！

張憲 在！

岳飛 我今部下三十萬，分一半給你領回淮南駐紮。其餘人馬，由我帶回等待朝命。

張憲 （忍痛地）是！

岳飛 （命令）各位將軍！吩咐三軍，拔營朱仙鎮，明天舉兵渡河！

衆將 遵令！

（侍衛會皇奔入內帳）

侍衛 金牌到！

衆將 （驚疑不決）……

岳飛 請！

（岳飛環顧衆將，默然不語，互相飲泣而已。）

（一聲砲響，營外軍士鼓噪如雷。）

——幕急下——

第二幕

第一幕的翌日。

在朱仙鎮外的郊野。

這是鎮外的大道旁邊：兩端都是通路，一端豎着一座古舊的石牌坊，另一端設着一片鄉村茶寮。四圍有些樹木雜草。

啓幕時，天色味爽，遠近疏落雞鳴聲。漸漸地，東方泛上魚白，微光搜尋到茶寮的緊閉着的門板上，才發現現在屋簷底下正睡着一個兵士——睡得很熟，鼻孔裏發出重濁的鼾聲。他露宿在一堆麥稈上面，幹草撒滿了一地。

出場人物 兵士甲、乙 侍衛甲、乙、丙 李老公公 李老婆婆 鄉民甲、乙、丙、丁、戊

民婦甲 魏生 岳飛 銀瓶娘 岳雲 張保

兵士甲（囁語）哈，哈，天亮咱們就要過河，把你們這班種子兵殺得片甲不留，一個也跑不了……哼，咱們岳家軍豈是輕易好惹的？這回也該教你們栽個筋斗瞧瞧……媽的！追呀！追呀！

（兵士乙急步從牌坊後面走來，跑近兵士甲的身邊喊叫。）

兵士乙 老張！老張！起來吧！

（兵士甲又睡熟，鼾聲大作。）

兵士乙（自語）媽的，這小子睡熟了。怎的剛才還聽他嚷喚？（以腳踢甲）睡的像死豬似的！

喂，醒醒吧！

（兵士甲輾轉反側）

兵士乙 起來呀！老張！

（乙跑去搖撼甲的腦袋，甲被攪醒了。）

兵士甲（朦朧地）什麼時候啦？

兵士乙 交卯時哩！

兵士甲（吃驚，跳起）啊？怎麼咱還睡得迷迷糊糊的？

兵士乙 昨天晚上你怎麼沒回營，一個人躺在這兒？

兵士甲 唉，不用提了，聽說今天要過黃河追韃子，我高興得什麼似的，一時糊塗多喝了兩盃，

迷迷糊糊就在這兒躺下了。（起身，伸了一個懶腰）哎，回營去準還得挨上幾軍棍。（摸摸屁股）算了，就是多挨幾下，待會兒多殺幾個韃子也就够了本，出了這口怨氣。

（甲正舉步，乙拉住他。）

兵士乙 慢着，你剛才讓着：「追呀！追呀！」的，到底在追誰？

兵士甲（不解）追？咱追誰？沒追誰呀！

兵士乙 明明聽見你說的。

兵士甲 哦，不是說今兒要過河追韃子嗎？

兵士乙 你真還在做大夢呢！

兵士甲 我做夢？你這個人好奇怪，昨天晚上元帥下的命令，你不知道嗎？

兵士乙 喂，你醒沒醒？

兵士甲（驀地站起身）怎麼，咱醒沒醒？（直覺地）咱不是醒着跟你說話嗎？

兵士乙（惋歎）哎，不是這意思。告訴你：咱們不過河了！今兒就要班師回去哩！

兵士甲 去你的罷！（看乙）喂，你是睡着了把？這不是夢話！

兵士乙 誰和你耍着玩？

兵士甲 班師？可是這話又從那兒說起呢？……打了勝仗，眼看馬上就能把東京奪回來。揆着兵法說……哎，就別提兵法，照人情事理講吧，咱們現在祇有往前追，那邊能向後跑呢？你少

胡說巴道的！

兵士乙 誰存心冤你！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咱來的時候，看見營裏已經收拾齊當，揆旗息鼓，馬不嘶，人不響的了。要說這是準備反攻，那次沒有這樣垂頭喪氣的。

兵士甲（把乙拉攏近身旁，齊坐下）照你說，是真的了！怎麼昨晚的命令是教過河呢？

兵士乙 這你就不懂了。如果嚷開要班師回去，韃子兵不好趁機來反攻，斷了咱們的歸路。再說，也是怕攪亂軍心。……好了，你趕緊同咱回營去。營裏校尉還讓咱來催你呢。

兵士甲 且慢，話還得問問清楚。你聽說這班師的主意，果真是元帥的意思嗎？

兵士乙 這是元帥昨夜下的密令是真的。不過，有人說，元帥是主張打的，可朝廷却指望和營裏校尉偷偷地告訴咱，昨天京裏一連下了兩道聖旨，十二道金牌，催元帥班師回朝。聽

說元帥和衆位將軍都哭了。料想這中間總還有些蹊蹺。

兵士甲 那末，聖旨和金牌不會是假的罷？

兵士乙 那還能假得了？連京裏派來的欽差，還是元帥的熟人。據說這是皇上准了丞相的和議，跟韃子和好，不再興兵打仗哩。

兵士甲 那怎麼行！

兵士乙 現在是沒什麼可說的了。要能有辦法，元帥也不吩咐咱們班師哩。

兵士甲 依你講，咱們就聽着班師回去？

兵士乙 那要不聽也不行呀！岳元帥的命令，誰敢違抗？弟兄們有不守紀律的，拿了老百姓一根麻繩繫牲口，給元帥查出來，都挨砍腦袋。

兵士甲 當兵的應該遵守紀律服從命令，這是不錯的。咱們打韃子，就爲的是救老百姓；取了老百姓一根麻繩，事情雖小，究竟是犯法。如今秦丞相同韃子議和，把國家賣了，咱們也胡亂聽從他？你們回去，咱可不走。就剩下咱一個人，咱也打下去！

兵士乙（感動）理性是對的。可是軍令如山，不是兒戲，咱倆總得想個辦法才好。

（遠遠的，傳來侍衛甲、乙、丙的談話聲音。他們都漸漸走近了。）

侍衛乙 這事不能就這樣辦，咱們要多找些弟兄們商量商量。

侍衛丙 多商量也是廢話，白耗時候。

侍衛甲 馬上就要動身了，可真不能再說白話哩。咱看你們倆爭了一夜，到此刻還鬧不清楚可把人急死了！

侍衛乙 （看見兵士甲、乙在談論）好極了，大夥來商量商量。你們知道，事情不好了，朝廷命令元帥班師回京。你們聽說沒有？

兵士甲 這個咱們已經知道了。

兵士乙 二位大哥來得正巧。咱哥倆也爲着這樁事心焦。（指兵士甲）他主張不回去，就是落下他一個人，也和韃子拚下去。

侍衛乙 這位大哥的志氣挺好。不過，現在不是一個人的事，是大夥的事，也就是千係咱們大宋國人的事，單靠一兩個人作主張總不行。

兵士甲 那末，依這位大哥的意思，該怎麼呢？

侍衛甲 （怒氣沖沖地對侍衛乙）別多囉嗦了！聽你的話再鬧到天黑也沒個了結。

兵士乙 這可不是鬧意氣的時候。這位大哥且平平火氣。

侍衛乙（對侍衛甲）你盡吵有用嗎？不見得元帥怕你鬧架就不班師。

兵士甲 對哩，還是仔細商量的好。

侍衛丙（指甲、乙侍衛）咱們三人都是元帥營裏的侍衛，知道這樁事最清楚。昨天連少將軍，張統制，牛統制他們苦苦地求着元帥，都毫無用處。憑着咱們幾個弟兄們，還成得了什麼局面。眼看是一場白費心思。

侍衛甲 俺說幹就幹，管不了那許多。俺一定不放元帥走的。要不然就拚着一條命，撞死在元帥面前；做了鬼，也還要向金兀朮討命的。

侍衛乙 如今不是一個人拚死的時候。這樁拚掉一個人的性命，究竟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呢？咱們

的性命要留着和韃子們去拚。

兵士甲 不管怎麼說，咱是不願意班師的。

侍衛甲 媽的，什麼班師不班師的，全是他媽的秦檜，這龜孫子弄的詭計。

侍衛丙 回去也罷，讓俺先殺秦檜這鬼崽子，教他上閻羅王面前同金兀朮講和去。

侍衛甲 你幹，俺也不含糊，幫你動手。

侍衛乙 老實說，咱並不是怕事。做事要穩重，不是憑着使性子就有辦法的。

兵士乙 這話挺對。

侍衛乙 那末，這樣辦，各位看好不好？趁這時還沒交五鼓，大家分頭到各營裏召集弟兄們，推
出人來齊上元帥大營請願，務必請他收回成命。

（衆附和贊成）

兵士乙 這倒是辦法。

侍衛甲 （莽闖的高聲嚷着）俺願當這份差使！

侍衛丙 （大聲）俺先去辦！

侍衛乙 （喝止）別這樣大聲嚷的！要是驚動了四鄰老百姓，風聲傳出去，事情就不好辦哩。

（遠處的號角和鼓聲響動）

侍衛乙 號鼓響了！（對侍衛甲、丙）要歸隊了！（又向兵士甲、乙）兩位也該趕快回營去準備

一下。咱們先去了。

兵士 甲 你們放心的去吧！咱

乙 倆知道了。

（侍衛三人由原路下）

兵士乙 那末，老張，咱也先走一步了。你快點回營，咱等你。（下）

兵士甲 好，就來。

（兵士甲收拾麥糶，束好成捆，手敲着茶寮的門板。）

兵士甲（敲門）李老公公，請開開門！麥糶桿子還給你們。……李老公公！……李老公公！開

門呀！

內應聲 來了！來了！

（茶寮門啓，李老公公披衣出。）

兵士甲 對不住，晚上借了你們的麥糶。

李公 哦，老總還這麼客氣，幾捆麥糶算得什麼。（想起）您起得這末早？請進來喝口水，爐子剛

升上火，咱叫老婆子替您弄去。

兵士甲 不啦，咱們就要開拔了。記得還在你們這兒掛過賬，賒欠了兩斤饅頭。（掏錢付李）

李公 對啦，今兒老總們要開拔去打鞏子。這個賬也不必還了，就算小的孝敬了老總的三點點小

意思吧。

兵士甲 那怎麼可以！欠賬還錢，天公地道，你們是做買賣的，咱不能白吃你們的。（堅納錢李

給)

李公 老總們替國家打仗。咱們老百姓全靠你們出力，把鞭子趕跑，才回到家鄉的。要連幾斤錢頭也算錢，太不好意思了。這絕沒收錢的道理。

、李老婆子從內出)

李婆 哦，早呀，老總！怎麼？咱在裏面聽了好半天，這錢是一定不能收的。請您帶到路上用吧。
。你們怕打攪老百姓，不肯歇店子，這已經太客氣了。

兵士甲 咱還有事呢！(丟下錢)得走了！(欲下)

(李老公公夫婦上前攔阻)

李公 那就少算幾文錢，收下這一半也够了本。鄉下人是不會作假的。

兵士甲 岳元帥不許咱們這樣辦的。咱不能爲了貪圖幾文錢便宜，把腦袋賣掉。

李婆 那就……。

李公 聽，人家岳家軍真是說一是一。「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擄。」這話一點不假。

李婆 (感動) 哎，你們真好！

兵士甲 這真應該的。當兵的也是老百姓出身，那有不知道老百姓的苦處？咱們這碼在你們地方

上多多的打攪了。

李公 好說，好說！聽說岳元帥今天就要過河，是嗎？

(號角與鼓聲又響了)

兵士甲 (內心感觸，不忍明言) 唔……是的！(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咱要走了，回頭見吧！(急下)

李公 咱活了七十多歲，從來沒見過有這樣好的隊伍。

(鄉民甲、乙神色倉皇地走上)

鄉民甲 你這話是打那兒聽來的？

鄉民乙 親眼看見的，還有假嗎？

鄉民甲 那末裏面坐着談吧。(同入茶寮)

李公 二位來得早呀！(斟茶)

鄉民甲 (漫應之) 唔……唔……

鄉民乙 這回班師是班定的了。岳元帥昨天接到聖旨，祇是唉聲歎氣，礙着是皇上的旨意，也不

能不聽從。你想這不是天掉下來的大事嗎？

李公 (懷疑地自言自語着) 什麼呀！

鄉民甲 這不能夠吧？

鄉民乙 別說你不會相信，就連咱也在詫異。

鄉民甲 還了得！不是比黃河決口更來得要緊嗎？這……這……

李公 （打岔）這話當真？

鄉民乙 一點不假。

李公 昨天晚上，還有一個相識的弟兄，在咱們店門口露宿，剛拔起脚走，也沒聽他提過呀？

鄉民乙 你們想想看，軍機大事怎麼會隨便讓人知道？

鄉民甲 岳元帥是出名的一個不怕死的英雄。他決不會怕韃子，往回跑的。

鄉民乙 岳元帥自然是不怕哩。咱不告訴過你，這是皇上的旨意！

李公 皇上也太奇怪，怎麼打得好好的要班師？

鄉民乙 這裏面總有個花樣。

鄉民甲 準是朝裏有人忌妬元帥的功勞。

李公 這些年頭歹人多。也難說！

鄉民甲 可憐祇有岳元帥是愛國愛民，肯死心眼替國家出力。也難怪有奸臣要猜忌他了！

鄉民乙 光發半騷也沒用。要想個法子才行呀！

鄉民甲 想法子就得留住岳元帥，不讓他走！

鄉民乙 單憑這幾個人就留得住岳元帥嗎？

李公 恐怕這朱仙鎮上曉得班師消息的人還少。咱們去告訴滿鎮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請他們全來攔阻岳元帥的馬頭。那要走也走不動了。

鄉民乙 老人家的話有見識。

鄉民甲 還有，想起鎮上有位姓魏的讀書人，是考過功名的。他們讀書人最會出主意，不如也把他找來。

李公 魏相公就住在東邊一拐灣。咱喚老婆子請他去。（朝茶寮內進）姥姥！姥姥！

（李老太婆出）

李公 你快去請魏相公過來，有要緊事！

李婆 就是東頭大院子那家的？

鄉民乙 對。

鄉民甲 越快越好！去請罷！

李婆 知道了（下）

鄉民甲 大家四處去找人，在這兒聚齊。

李公 咱也幫着你們去。（同下）

（四野空寂，浮雲飄蕩，但聞遠近一片號鼓馬嘶人喚聲。）

（李老公帶着一羣男女老幼鄉民，提香盤陸續上場。）

民婦甲 別說咱不讓岳元帥走，就是這懷裏吃奶的妞兒也不肯放他老人家走的。

（衆鄉民竊竊私語）

鄉民丙 等會岳元帥騎着馬過來，大家別忘了攔住他。

衆 是！是！

（鄉民甲、乙領另一羣鄉民，頭頂香盤上場。他們中間有人正爭持着。）

鄉民丁 （怒）這是誰講的？

鄉民戊 （指甲、乙）是他們說的。

鄉民丁 媽的，絕沒這回事！你們兩個跑來放謠言，替鞭子做奸細。咱老子揍死你們這兩條狗！

（鄉民丁舉拳打甲、乙，混亂一團，其餘鄉民都上前排解。）

鄉民甲 冤枉，冤枉！事情是真的！
乙

鄉民丁 你們再敢說！

（鄉民甲、乙、丁又打成一團）

（魏進士偕李老太婆奔上）

撒手！撒手！你們好不懂事，在這兒打起架來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真是胡塗！

（鄉民甲、乙、丁住手，其餘鄉民也散開。）

鄉民甲（受屈的）咱們好心好意的告訴他，說岳元帥要班師回去，大夥齊來攔阻馬頭。他這人

竟不分青紅皂白，罵人是韃子的奸細，還動手打人。

鄉民丁 他造謠生事，擾亂人心。咱沒打錯人！

魏進士 你也太莽闖了。這消息我剛才也聽說了。岳元帥是要班師。（衆驚愕）我正想找你們，恰

巧姥姥就上我家裏來哩。現在，沒別的法子，祇有大家頂着香盤攔阻岳元帥，痛哭流涕的懇

求他。岳元帥是最愛百姓的，說不定他會回心轉意。

鄉民丁 還怎麼好呢？咱們元帥是走不得的。（對甲、乙）方才是咱的鹵莽，一時錯怪了好人。

兩位老哥，對不住！（拱揖謝罪）

鄉民 甲 不容氣的。

乙 那裏！那裏！大家都是熱心愛國。

鄉民丙 岳元帥如果一走，韃子追來，咱們老百姓都沒命了。

鄉民甲 韃子是知道老百姓人人都向着大宋的。他們來了，咱們還想活命？

鄉民乙 咱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沒有不恨韃子的。咱們愛岳元帥，因為岳元帥愛咱們老百姓。

鄉民甲 這回岳元帥招募咱們回來種田。凡是沒有耕牛的，他賞給耕牛；沒有糧種的，他賜給糧種；沒有吃的，他把大倉儲藏的一萬石糧食也分給咱們。人心是肉做的。咱們都是血性的漢子。想想看，從前韃子在這裏的時候，怎樣的恃強霸佔老百姓的田地？怎樣的明搶暗奪，加捐加稅？那日子受得了嗎？

鄉民 咱们的父老同胞被韃子殺害，咱们的姊妹遭韃子糟踐。這些事，咱們都不會忘記，也永遠忘不了。

衆 不會忘記！

（遠處人馬雜沓，一片嗚道鳴鑼聲音。）

魏生 聽！那邊的鑼聲響了，岳元帥就要過來，大家快上前去攔住呀！

（衆鄉民扶老攜幼，頂香盤，跪迎道旁，哀號喧嚷。一部份鄉民擁入內場攔阻岳軍。）

衆 元帥救救老百姓呵！

內岳飛聲 什麼事？

內銀瓶聲 是本鎮上男女百姓，跪地喧嚷，攔阻馬頭。

內岳飛聲 下馬！

（岳飛率銀瓶、岳雲、張保等上。鄉民蜂集洶湧哀號。）

衆 元帥救救百姓呵！

岳飛 各位父老百姓，有什麼事，要這樣？

（衆哀號不語）

岳飛 有話請講，爲什麼要哭呢？

（衆嗚咽）

岳飛 你們一個個跪在路旁，這成……

李公 元帥，這朱仙鎮，曾經遭過韃子的糟踐。多虧元帥把他們殺退，咱們這才回來平安的過日

子。今天忽然聽說元帥班帥回朝，這怎麼不教咱們害怕呢？

岳飛 這是……（有難言之隱）

鄉民甲 在先元帥來的時候，小民們個個頂香盤，運糧草，迎接官兵。這些事鄉子都知道的。如今元帥一旦回兵，咱們都沒活命哩。

鄉民乙 元帥救救百姓們吧！

岳飛 並不是我岳飛不願意，祇是……

魏生 元帥，小民的家鄉淪陷，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也有十三四年了。前一向聽到元帥整軍北伐，志在恢復，百姓們莫不家家相慶，歡天喜地，人人箠食蠶漿，來迎接王師。如今元帥說是不以中原赤子爲念，難道也忘了大宋的江山，忘了報仇雪恥嗎？

岳飛 ……

魏生 元帥總不能夠眼看功敗垂成呀！

岳飛 岳飛此去，不久就要回來的。你們各自安心回家去吧。

衆 元帥此去，小民們實在放心不下。

民婦甲 元帥，您也太忍心了！

岳飛 ……

魏生 請問元帥，靖康之恥，已經雪了嗎？

岳飛 ……

魏生 請問元帥，您的仇恨已經滅了嗎？

岳飛 ……

魏生 請問元帥，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踏破賀蘭山缺？

岳飛 ……

衆 元帥救救國家，救救百姓吧！

岳飛 （嗚咽）唉，這事情豈是岳飛的本願！我就明說了吧。銀瓶，你取過皇上的詔書來。

（銀瓶取詔書出）

岳飛 各位請看！岳飛是皇命在身，祇得遵旨而行。

（衆百姓跪讀聖旨，驚愕，面面相覷。）

衆 （互問）怎麼辦呢？

魏生 「即刻班師，勿違朕意」。——這怎麼辦？

李公 皇上怎麼這樣不明白呢？

魏生 元帥，請恕小的冒死陳辭，古語說：「將在外，君命……」

鬮飛 （立叱止之）魏先生，我知道你的意思，不用講下去了。

魏生 那麼，元帥，您不能走呀！

李公 元帥，您是答應了咱們？

岳飛 老先生，你有一片好心腸，可惜——

銀瓶 父帥，老百姓一片至誠，您難道不能再思量一番嗎？

岳雲 就請父帥俯念民情，重作主張吧！

岳飛 （南向而跪）陛下：一百七十年前，靈祖皇帝，起介冑之中，英武睿文，至明大孝。當五代紛亂的時候，拯民水火，削平藩鎮，效法堯舜的禪代，湯武的征伐，應天順命，遂南面而有天下。神德聖功，永垂萬世。陛下受命於危難，攘中興之大任，恭儉仁厚，資性朗悟。如今光復帝業，重整河山，在此一舉。報仇雪恨，全忠盡孝，也在此一念了。

衆 萬歲，萬萬歲！

岳飛 也罷，我暫且在此地等你們，你們老弱的願意跟隨我去，我就把襄漢六郡的閒田分給你們

屯墾。其餘少壯的，應該留在這裏守護家鄉。

（衆百姓歡呼）

李公 咱們一起走！跟着元帥走！

魏生 咱們各自收拾去吧！

（衆百姓紛紛下）

（岳飛惆悵地佇望着百姓們歸散）

岳飛 雲兒，銀瓶，你們不必跟隨我去了。這一路上有的是無數愛國愛家的百姓，還有的是無數赤胆忠心的將士。民氣是這樣的旺盛。士氣又是這般的激昂。我還担心什麼呢？

銀瓶 父帥此番前去，孩兒放心不下。雖然有這麼多百姓將士，孩兒還是願意跟隨前往，同受甘苦。倘有什麼意外，也好有個準備。

岳雲 孩兒也是這個主意。

岳飛 如今奸臣弄權，主張議和；朝廷聽信了讒言，希圖苟安一時，正不知將來要弄到什麼地步。你們二人可以先回家去，探望母親，傳教你們兄弟一些武藝。倘用着你們的時候再來吧。

銀瓶 父帥請留孩兒一人侍奉左右，以盡孝道吧！

岳飛 我主意已決，不必多言。

岳雲

孩兒拜命！（退立一旁）

銀瓶

（行軍中兵馬步卒熙攘之聲交織，一陣陣傳來「滿江紅」歌聲，岳飛感慨徘徊，佇立望天

自語）

岳飛 （低聲反復誦念）「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熱淚盈眶）這是爲什麼？

這是爲什麼啊？士氣是這般壯盛，兵力也這般雄厚，爲什麼不打呢？爲什麼呢？

（歌聲漸遠）

岳飛 張保！

張保 末將在此，元帥有什麼吩咐？

岳飛 你的性情正直有爲，以後必須力圖上進。你隨我苦戰多年，我想派你到濠梁去當個總兵。

你的意思怎樣？

張保 末將不願做官，只願早晚跟隨元帥。

岳飛 人生在世，須有志氣，方爲男兒好漢。記住我的話：「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只要

忠於職守，臨難不求苟免，這就是報國的途徑了。

張保 是。謝元帥的栽培！（泣）

（衆百姓攜箱籠紛紛上）

魏生 元帥，百姓們都已經收拾好了。

岳飛 你們大家都過來，聽我說幾句話。（頓）這次我們奉命班師，是萬不得已的事，你們願意跟着隊伍去的，馬上就一同出發。其餘的，你們應該留在此地守護家鄉。如果有人全走光了，

日後恢復又靠誰呢？

魏生 我們不走的都願意留着和韃子拚命，守衛家鄉。這些婆娘和娃兒們都願跟元帥走。

岳飛 也好，我走之後，韃子必然追過來，你們又要受他們的騷擾了。但是，你們不要怕，咬緊牙關，拚死和他們鬥！

衆 咱們拚死和他們鬥！

岳飛 你們要知道，我們對征戰不在一城一鎮的得失，而在老百姓們人心的向背，倘若人心不死，敵人雖得了土地，仍舊得不了民心。……不久，我們還要回來，而且，一定回來的。你們放心，我們這一仗是必定要打贏的！……我們一定會光復河山，收回失土！

魏生 大宋萬歲萬萬歲！

衆 大宋萬歲萬萬歲！

（歌聲）

——幕下——

第三幕

臨安秦檜相府邸內暖閣。

季候是暮冬時節，室內升着爐火。

舞台右部正面有一扇花瓶形的門，覆以紗帘，可以隱約窺見一道走廊通到內室，和西湖山水。走廊邊鑲着朱紅欄杆，綴以雕棟畫棟，華貴之至。

左部凹入的部份是暖閣的複室，門額高懸御筆「一德格天」匾，室內正面壁上是一幅並帶遊的彩畫中堂，兩旁分懸御筆書聯：「守經事乃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中堂之下是一張長案，上列宮燈與臘梅天竹盆景。複室的左右兩壁都安置明瓦窗。

偏右是一張華麗的太師椅，椅上蒙獸皮。椅的周圍放着幾張靠椅，茶几，和多寶架等物。

偏左一端，有一扇門直通外室，外客及衛士均由此出入。

時間是傍晚。暮啓時，興兒獨自在暖閣裏升火。紗後透出內室一片歌舞歡騰的景緻，也聽見

絲竹管弦的細樂，與：客們的笑語喧聲。舞女在紗後賦歌戰舞，秦檜夫婦及近臣們背坐觀賞，怡然自得，與兒頻頻回顧，斂容蹙眉，掩首太息。

出場人物 舞女甲、乙 興兒 秦檜 硯童 趙士驪 銀瓶 相府衛士甲、乙 周三畏 王

氏 哈迷蚩 万俟卨 元龜年

內場女聲歌唱——

浮生若夢歡幾何？

端在及時行樂。

身後虛名，管它流芳遺臭！

怎似生前一杯酒？

看眼底滿山如繡：

漣漪碧水！

翠翠青山。

且華堂通宵醉酣；

問什麼鼙鼓聲中胡馬下江南！

(內室主客歡笑聲)

興兒 唉，國家危念到這步田地，我們相爺還這般高興的尋歡作樂。怪不得街坊上有些人搖頭歎氣說：「西湖歌舞幾時休？一我興兒從前跟隨相爺夫婦，從金邦逃回來，一路上冒了千辛萬苦，原指望秦丞相一心報國，扶保皇上收復大宋江山，把韃子打退，我們也有抬頭的一天。哎，誰想到他……」

(歌聲又起，正唱到：「且華堂通宵醉酣，問什麼鑿鼓聲中胡馬下江南！」纔以一片喧笑的聲音。)

興兒 (冷笑)「且華堂通宵醉酣；問什麼鑿鼓聲中胡馬下江南！」好詞兒！我看等到胡馬下了江南，大家還有活命麼？」

(裏面又傳來一片：「請呀！」「乾這一杯！」「來，來，來，喝罷！」……縱情歡笑的聲音。)

興兒 皇上放鴿子，宰相愛熱鬧，這倒是天造地設的一雙！可憐宋朝的命脈就要斷送在他們手裏了！

(秦檜在內大聲狂笑，緩步自走廊出。硯童隨侍在後。)

秦檜 (面朝內室) 老夫少陪了。你們儘管喝吧，玩吧！哈哈……有趣有趣！

興兒 (請安) 相爺萬福！

硯童 相爺，宗正王爺和一個小娘子在外花廳等着求見。

秦檜 (詫異) 這老頭兒又來做什麼？

硯童 說有要事拜見相爺。

秦檜 說我不在家。

硯童 他已經知道相爺在家宴客。

秦檜 這傢伙來了多久？

硯童 將近有一個時辰哩。

秦檜 真討厭！讓他進來罷。

硯童 是。(由左門下)

秦檜 (對內) 你們進去玩，有客。(紗帷中主賓均散，歌聲暫息)

秦檜 興兒你進去伺候夫人，告訴她別再喝醉了。

興兒 是。(下)

(觀童引趙士儻與銀瓶上)

趙士儻 相公。

銀瓶 參見相公。

秦檜 宗正大人請坐。這是……(見銀瓶，頗爲詫異)

銀瓶 小女子是樞密副使岳飛的女兒銀瓶。

秦檜 (不悅) 哦，是你。宗正大人，有什麼見教嗎？

趙 因爲有要事和相公奉商，特冒昧帶了岳小娘子造府晉見，還請相公恕罪。

秦檜 罷了，請說吧！

(秦檜、趙士儻就座，銀瓶侍立。)

秦檜 剛才因爲公事很忙，有勞宗正大人久候。告罪！告罪！

(內室細樂聲又起，雜以喧笑。)

趙 (遜謝) 豈敢！

秦檜 (呵欠) 時辰不早了，還勞宗正大人過訪，敢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趙 正是有點事。聽說樞密副使岳飛已經押解來京，不知犯了什麼罪？

秦檜 這是奉了聖旨拿辦，已經交給大理寺審問了。

趙 那末，究竟爲了什麼呢？

秦檜 還得叩請皇上了。好在案子交給大理寺去辦，不久總有個水落石出。

趙 大理寺審了許多次，怎還沒個結局？

秦檜 因爲案情重大，牽連繁複，人證物證的調取，在在耗時費事，總是不免的。

趙 照這樣講，相公對這案子是知情的？

秦檜 呃……我也不過風聞而已，風聞而已。

趙 岳飛被控的罪狀，很多不明不白的地方，還望相公和他辨白辨白。

秦檜（笑）聖上的大權，我不敢僭越。

趙 如今誰不知道聖上萬事依託相公。祇要相公能作主，事情就好辦。

銀瓶 家父實在是冤枉的。

秦檜 冤枉？你會知道有冤枉？

銀瓶 這事朝廷中外都知道，怎麼小女子會不知道？

秦檜（推托）聖上做事英明果斷，爲臣的不敢有所議論。

趙 我願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岳飛是冤枉的。

秦檜（奸詐地）宗正是皇上的近親，可以隨時面奏。我和岳飛同殿爲臣，說話自不便有所袒護。

（轉話題）我們還是不說這個吧。聽說宗正前天向萬歲上了一道奏疏，是嗎？

趙 有是有的。因爲自從幾位大將召回之後，聖上又一連罷了三宣撫司；一時議和的傳說很盛，所以士儂才把和戰的得失利害，剴切向萬歲奏明。

秦檜 那末，宗正認爲議和對不對呢？

趙 這恕士儂唐突，和戰一端本無所謂對不對，只要應付得當。不然，雖有高城深地，而不能够守，那還戰什麼？雖然有堅甲利兵，而不能够戰，那還和什麼？倘若不務戰守之計，一味信賴講和，這就無以自立了。

秦檜 可是，宣和靖康二聖現在蒙塵未歸。如果再堅持戰下去，恐怕對於二聖是極其不利。二聖是皇上的父兄，皇上不能忘卻骨肉深情，有虧孝友之道。時勢如此，恐怕也只好委曲求全囉。

銀瓶 相公，請恕小女子多口，二聖的安全當然是臣子所最關心的。不過我們不能信賴和議，就中了金人的奸計。金人知道我們担心二聖的安全，處處用割地賠款來挾制人。如果不應允，是忘君父之仇。應允了，必定又苛求無厭。雖天天割地賠款，但土地錢財都有盡時，而金人

的慾望是無窮的。少微有爭執，就會前功盡棄；惟有拱手聽人宰割。相公雖是一番美意，旨在委曲求全，但恐到了那時，雖「委曲」也不能「求全」了吧？

秦檜 你們女孩子家那懂得這些事？國家大事要在相忍爲國。（鄭重的）舉一個例：越王勾踐兵敗以後，不惜卑辭厚禮，向吳國行臣妾之道；然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乘機滅了吳國。這不是一個「委曲求全」的好榜樣？

銀瓶 相公，但是那時，吳國並沒吞併越國的意思呀；所以勾踐得以枕戈嘗胆，終於滅了吳國。

如今金人蓄意滅亡中國，是決不會讓我們有翻身的日子。

趙 我也舉一個例：從前金人和契丹交戰了二十多年。戰必割地賠款，以圖求和。可是既和之後，戰端再起，畢竟滅了契丹。如今金人又拿和議蠱惑中國，至於破京城，滅宗社，易姓，改號，濫殺無辜，而朝廷還以和議爲是，這豈非忘了前車之鑑！

銀瓶 相公，您以一身繫社稷的安危，您千萬大意不得。前年王倫到東京去議和，得了河南陝西的失地，我們以爲從此可以太平無事。誰知後隔多久，金人又翻臉背盟了。這種和議靠不住的。這那是親眼看見的事。難道不也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秦檜 話自然也不能算錯。那時金邦是遠懶執政，一切還容易辨。此刻換了兀朮，真好不講話。

你們是以智料敵，所以才有這樣的設想。我却是實事求是，以誠意待敵，所以才顧不顧一切，勇於謀事。

銀瓶 我恐怕敵人不會真誠意待相公罷？

趙 相公還記得在東京做太學正的時候，有過一個論兵機三事的條陳，說道：「金人性情好詐，貪心無厭，得了土地，勢力更強大，保不定還不再侵犯。」相公能担保敵人今後不再——

秦檜（窘極）這都是舊話。

趙 舊話倒是舊話。相公那次因為堅決主戰，觸犯金人，才被俘虜。如今相公怎麼搖身一變，又倡議和平了呢？

秦檜（斥止）宗正……（奸笑）時勢有推移，處境也有變更。你們問我為什麼從前主戰，如今却又主和？這理由很明白：以前我以為非戰不足以圖存，所以主戰；而現下時過境遷，到了非和不足以挽救大局，所以主和。如果現在不和，戰事曠日持久下去，我們絕無轉敗為勝的指望，一定弄到國亡家破萬劫不復。那末，我們又何妨趁此懸崖勒馬，排除萬難，化干戈為玉帛，以免生靈塗炭。我稱信這才是救國救民的大道理。

趙（憤憤）相公身拜元樞，位列宰輔。這話未免有失體統！這樣反反覆覆，豈非等同兒戲？

秦檜（好笑）要知道古今中外沒一成不變的國策。我們的國策貴在因時制宜，隨機應變，而一以社稷的利害爲重。主和是講老實話，主戰實在是唱高調。

銀瓶 相公，請再恕小女子多口，您以爲我們絕無轉收爲勝的指望，非和不足以挽救大局，可是眼前情勢並未到一蹶不振的地步。國事正大有可爲。我們豈能捨掉祖宗的事業，忘記千萬生靈的屬望，爲了苟延一朝一夕的性命，就糊裏糊塗的屈服了？

秦檜 我正因爲國事也還大有可爲，趁這時候保全一點國家的元氣，才決心講和。否則越打越退，連江南這半壁河山也都淪陷了，就連求和也不可能了。到那時，既不能戰，又不能和，困守下去，只有亡國。退一步講，即使僵局長此相持，至於五年十年之後，臨了仍舊不免一和完事。那時國家元氣早已喪盡，百姓早已死光。國家不成國家，還談什麼呢？

銀瓶 相公。金人的侵犯是永無止境的。開戰以來，金人除了強佔我們的土地之外，並不能摧折我們的士氣，收服我們的民心呀！

趙 銀瓶的話很對，如今對付金人，只有堅持久戰來求勝利；此外，決無其他的路。中途講和，便是屈辱投降；也便是亡國的和平！

秦檜（冷冷的）小女子的話，我且不去怪她，可是宗正是朝中的長者，却不能和她一般見識。

我們廟堂上的大臣應該以國事爲重，不要恣意氣用事呀。

趙 我認爲這是至理名言。有什麼意氣？

秦檜 宗正提起至理名言。我倒想起孔夫子的一句話。孔子說：「天下和平，則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戰爭沒不了的一天，也就是沒不和的一天。百年戰爭，結局仍舊不出一和了事。宋金開戰是兩國的不幸。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結，我們應當適可而止，才是聖人的道理。

趙 但是聖人所指的和平，並不是投降。如果聖人的意思是教我們歸降夷狄，那末爲什麼又說：「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共天下？」也我們站在廟堂上講話的人臣，要不公忠體國，同仇敵愾，如何能爲百姓的表率呢？

秦檜 你公忠體國，我秦某難道就不是公忠體國嗎？不過看法不同而已。我知道的，也許更多。（頓）太祖受禪開國之初，曾經用玉斧畫地圖，以示體恤百姓，不與遼國爭地。可見和平是祖宗立國的遺訓。宋金是兄弟之邦，戰則兩敗俱傷，和則共存共榮。

銀瓶 金人志在滅亡中國，還談什麼「共存共榮」！

秦檜 那也不能這樣說。「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宋金兩國開戰以來，前後十幾年。他們知道要想滅亡中國是辦不到的。我們屢次喪師失地，還夢想勝利更是辦不到的。不要優！倘若能

够相忍爲國，禮讓全交，自然和得攏。

銀瓶 金人的苛求難道受得了嗎？

秦檜 我們是戰敗之師，吃虧自是免不了的。退一步想，和平的結局是吃些小虧罷了，而爭戰的結局却是亡國。何取何求，宗正你應知道得很清楚。

趙 我當然很清楚。我們這一代子孫，如果能够不怕捨身，不怕困苦，始終不屈，堅持到底，那末今天忍痛一時，定能換取子孫百世的福利。不然，苟安畏難，妄想僥倖求免；那末我們偷生一日，就會招致國家萬年的羞辱，陷我們世代子孫於奴僕牛馬無窮盡的痛苦。

銀瓶 小女子幼承庭訓，略識一點詩書，雖恨不是男兒之身，却也甘心爲國效死，肝腦塗地而不辭。

秦檜（冷笑）嘿。一派高調！宗正喜歡沽名釣譽，只好由你去，像我秦某但知道經濟國事要緊。趙相公自己以爲：爲了國事，死都不避，還怕人家怨謗？其實，殺身報國是仁人志士所願意的事；而冒犯衆怒，一意孤行，這不但陷君王於不義，並且喪身亡國，遺臭萬世。倘若不是喪心病狂，自暴自棄，誰敢這樣胡作非爲！

銀瓶 這幾年來，被金人屠殺的，不是將士的父兄，就是將士的子弟。我們想到死者的壯烈，將

士的英勇，百姓的受難，更不忘後死者的責任。如今的屈辱和平，百姓不以爲然，將士不以爲然，士大夫不以爲然，而獨相公以爲然。萬口喧騰，莫不歸罪相公。相公也知道麼？

秦檜（勃然大怒）住口！你們究竟有多大的前程？竟敢在老夫面前撒野！嘿，不用說個把王爺，從前的丞相呂頤浩御史黃龜年，不也參劾過老夫嗎？老夫不久依然重拜相命，而那班反對我的人，如今落魄的落魄，罷官的罷官。真是：「蜉蝣撼大樹，自己不量力！」

趙 你難道保得定做一輩子太平宰相嗎？

秦檜（陰險地）宗正也不要太仰仗是皇上的近親。要知道，宗室不應結交將帥。這是趙氏祖宗的家法。如果皇上查聽到宗正……

趙（頓直地）我姓趙的和姓岳的並沒有私事來往，更不仰仗什麼勢力盛氣凌人。我怕什麼？祇要是大義所在，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

秦檜（稍抑情感）宗正敢是喝醉了酒？今天說話似乎有失分寸。

（內室樂聲悠揚）

趙 我倒沒喝醉。可笑那班忘了家國之痛君父之仇的人，自顧着縱情歡樂，真是醉生夢死。怪不得人家說：「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你們這班東西。哈哈，我倒沒有醉

，醉了的是你秦檜！

秦檜（大怒）太放肆了！我婆不看你平邁，早把你押解大理寺法辦。嘿，有王法嗎？

趙 王法？我趙士儻奉公守法，無愧大地，倒是你們這班奸賊，日無王法，爲了自己升官發財，把國家都賣了。你要把我抓進大理寺。你難道能把天下的人全都抓進大理寺嗎？

銀瓶 宗正大人，宗正大人，請不要動氣！

（銀瓶上前排解。秦府衛士甲、乙亦上。）

趙（盛怒）嘿……王法！哈哈哈哈！

銀瓶 我們走吧。

秦檜（命令）撤座！

趙 秦檜，我看你橫行到幾時？

（趙士儻偕銀瓶與衛士同下。）

（秦檜餘怒未息，在室內獨步往來，衛士甲忽入。）

衛士甲（報告）大理寺正卿周三畏求見。

秦檜 喚他進來！

(衛士下)

(周二長上)

周二長 稟見相公。

秦檜 岳飛的案子審得怎麼樣啦？

周二長 卑職已經提堂審問過了。

秦檜 可曾有切實的口供？

周二長 卑職根據卷宗一一審問，但是岳飛絕口不認。卑職實在沒辦法再問下去，請相公明斷。

秦檜 你當了大理寺正卿，難道連審問犯人都不會嗎？

周二長 倘照大宋的王法辦理，岳飛的罪狀查無實據，的是冤枉的。

秦檜 你也說岳飛是冤枉嗎？你和他是什麼親！那門故？

周二長 卑職與岳飛無親無故，不過只知奉公守法，不能屈陷忠良。况且……

秦檜 况且什麼？

周二長 况且強敵未滅，二聖未遑，無故殺戮一員大將，必定喪失民心，這也不是國家之福罷？

秦檜 (愾怒) 混蛋！

三畏（謹慎地）是，相公。

秦檜 真是忘恩負義！

三畏 是，相公。

秦檜 你忘了是誰提拔你起來的？

三畏 卑職只知道奉公守法。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卑職如果昧着良心作惡，天良何在？

秦檜 嘿，你有良心，你就忘了偌大的前程嗎？

三畏 卑職不敢知法犯法，攪亂朝綱。

秦檜 胡說！

三畏 是，相公。

王氏（在內室嬌聲柔氣地呼喚）相公，你來呀！

秦檜 好，暫且放過你。你回去仔細替我審問明白。要不然，當心你的前程！

三畏 卑職告辭了。（下）

秦檜（不理）……

（王氏自內室上）

秦檜 混蛋！你們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奏會之也教你們嘗嘗厲害。

王氏 相公，你又在罵誰？

秦檜 夫人，你不知道我今天真個鬱。先是趙士實和岳飛的女兒喚什麼銀瓶的兩個傢伙，跑來和

我搗亂，後來連周三畏這廝也敢當面挺撞起我來了。你說氣人不氣人？

王氏 又是爲了岳飛的事嗎？

秦檜 還不是他的事！這幾天簡直把我的頭都脹大了。

王氏 依我看，不如快刀斬亂麻，來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結果了他。不然，恐怕日子久了，

事情就有變化。

秦檜 不過，審總不能不審的。這樣才好把他明正典刑。

王氏 事情就壞在這上頭。現在鬧得滿城風雨，更難下手了。

秦檜 鬧開了，又怎麼？我奏會之還怕誰？

王氏 要是皇上明白了內裏。趙士實又參劾相公一本。那末……

秦檜 哎，夫人，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想，如果我不把幾位大將召回，收了他們的兵

牌，將來非但北方不能收復，就是這南方也不保。那時，還有你我今天嗎？如今把那些大將

們，殺的殺，罷免的罷免，江南一帶才能稍爲太平，我的宰相也能穩得住了。再說，皇上也未嘗不明白我的用意，不過各人肚裏都有一本帳。他也知道倘若打下去，真把金人擊敗，迎回太上皇和皇兄，他的萬歲爺又到哪兒去呢？（得意的奸笑）嘿，我們就落得藉口「免得生靈塗炭」，馬馬虎虎的和了，來個混水撈魚。

王氏 這倒虧相公想得出的妙計。

秦檜 想起從前金邦燧懶釋放我們回來的時候，皇上還誇獎我有氣節，比我作春秋楚國的鍾儀，漢朝的蘇武。哈哈，哈哈。

王氏 你這人真壞。連皇帝都上了你的當。要不是你外貌恭謹忠厚，怎麼一下子就騙到禮部尚書，不幾年又拜了宰相呢？

秦檜 （輕佻的）這也虧夫人的賢內助呀。

王氏 呸，別在表功了。

秦檜 （更輕佻的）噲……噲……怕什麼呢？

王氏 還又不是臥房，讓下人們看見，還成什麼體統？

秦檜 呸，你我就別說什麼體統了。

王氏 相公是領袖百官。怎麼可以不講體統？

秦檜 「體統」二字也只好在自己家裏人面前擺擺威風。如果見了金人，哪還有咱們的份兒！

王氏 相公，你看這皇上御筆的對聯：「守經事乃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又說什麼：

「憂國忘家，持心無二，……」「蘊龜著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現在想，可要難

爲情？

秦檜 那算什麼稀奇！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不記得我做御史中丞時，也曾經慷慨激昂過一陣子

。我也曾經立過諸狀，指斥張邦昌。我也曾經上疏聲討過劉豫。那不過是做官白手腕罷了。

王氏 （笑）你們啃過四書五經的人真會耍花樣。

秦檜 要不會耍花樣，還配做官？

王氏 不過，後世的人又不知要如何的罵你了。

秦檜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管得了哪許多！

王氏 （親暱的嚮近秦檜）嘻……嘻……相公你真能幹。

（視章正自內室上，覲狀急迴避，假意咳嗽一聲，秦檜夫婦閃開。）

視童 （鬼鬼祟祟）相爺，前回那個管蠟丸的又來了。

秦檜 寶臘丸的？（悟）哦，快請他進來坐。

硯童 是。（下）

（王氏欲下）

秦檜 都是自己人，夫人不必迴避。

（哈迷蚩假扮商人上）

秦檜 （卑鄙，迎逢的）哈迷蚩大人，怎麼您又來臨安了！

哈 我不怕，秦大人你倒替我擔心起來了？

秦檜 您不知道臨安這地方耳目家多，常常露而實在不方便。

王氏 這倒是實話。

哈 哦，秦夫人，你在這兒賞風景，我們沒在意。好嗎？

王氏 （笑詔）哈大人，您這一向可好？不怕辛苦嗎？

哈 還好還好，爲國事奔走，辛苦是應該的。

秦檜 這次敢是金國四太子又有什麼書信讓您傳達？

哈 是的，現在帶來了一件牒書。這樣機密的差使，是非我不行呀。

（哈迷蚩自髮髻中取出一枚蠟丸，秦檜拆看，頻頻點頭。）

秦檜（邊看邊說）哈……唔……可以照辦，可以照辦。（將蠟書放在椅邊）不過……

哈 又是什麼不過！要知道，前幾年撻懶丞相主政的時候，爲了和四太子爭權，故意和你們賣好，結個外援，竟把河南陝西的土地還給你們。如今這個謀反被殺，兀朮四太子可沒那樣好講話，我看你們還是和了的好。

秦檜 這個，我們正在考慮。

哈 又在考慮考慮！四太子說，你朝朝夕夕求和，而岳飛却冀圖反攻河北，這是什麼道理？

秦檜 我已經連下十二道金牌把岳飛召了回來。他現在大理寺監獄，正待審問定罪呢。

哈 還有岳飛的部下張憲、岳雲，留在外面也不妥當，似乎應彰斬草除根，以全兩國邦交。

秦檜 張憲岳雲違抗朝令，也把他們抓了來。

王氏 現在也押在大理寺。

哈 丞相不愧是南朝人物，辦事也還周到……

秦檜（沾沾自喜）祇要有利社稷，有利邦交，會之沒有不盡心盡力的。

王氏 這確是真話，敝國總不能讓哈大人有辱使命的。

哈 可是……

秦檜

（一怔）是什麼？

王氏

哈 爲什麼審了這許久，還沒定罪？

秦檜 （訥訥不能言）這也有難處。譬如，證據總找不到，如果慢慢下審去，一定可以判決。）

掩飾的）宋朝自有宋朝的王法，這個不勞貴國使臣的担心。

哈 （不耐煩）管什麼王法不王法！現在你得明白，金宋爲叔侄之邦，你要守的不是你們宋朝的

王法，而是咱們大金的王法呀！

王氏 （解圍）請哈大人不必動氣，一切自可從長計議。

秦檜 那末照貴國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哈 照大金的王法，祇要是反抗金邦的，一概格殺勿論。

秦檜 貴國的意思一定要我國把岳飛處死？

哈 味，丞相也算是喝飽了墨汁的，怎麼到現在還不明白；如果岳飛不死，我們的和議不是又要

有阻格了嗎？

王氏 相公，你讓我替你說吧！

哈 四太子說，不殺岳飛，休想議和！

王氏（賠笑臉）哈大人未免有點性急，弄錯我們的意思。這次把岳飛召回京，早就有意把他處死，來維持邦交。哈大人，您想，我們利害相關，自己人一樣的親熱，那敢說謊話騙您呢？說穿了，不是四太子幫忙，這南朝宰相的位子還曾讓我們會之做得這麼久嗎？

哈 到底夫人明白事理。（指秦檜）丞相雖屬男子漢，倒愧不如夫人了！

秦檜（羞慚）是——是——是。

王氏 不過，有樁事要請求，不知哈大人肯不肯？

哈 說說看。夫人，您的事總好辦。

王氏 這倒不是我和會之的事，也是四太子的事呢。

哈（莫明其妙）噢？

王氏 哈大人這次回國，請向四太子說明，如果我們還在位上，兩國的事自然無礙，只怕……

哈 只怕什麼？

王氏（訴苦）哈大人您是不知道的。這裏上自百官，下至庶民，沒有一個附和會之的。他們說

主和就是漢奸。所以，我們做官真難辦，時時感到不安於位。何況，自從康王南渡即位以來，一連換了許多宰相。我們的祿位不保是小事，如果日後宰相換了人，只怕四太子在南朝也少了一個知己。

哈 夫人的意思是讓咱們替你想個辦法？

王氏 這自然仰仗四太子和哈大人的鼎力哩。如今大金和南朝是叔姪之邦。只要叔叔肯說一句話，姪兒那能不從？相公，是嗎？

秦檜 對極！對極！我很願意爲兩國的邦交奔走，只要……

哈 只要你的宰相飯碗別打碎。

秦檜 (笑) 嘻嘻，哈大人明察秋毫。

哈 (思索) 咱回去稟明四太子，照辦就是。

秦檜 哈大人真不愧是金國明達之士。

哈 丞相，你也算得識時務之後傑了。

王氏 將來和平之後，宋朝還要依賴大金提攜提攜呢！

哈 自然盡力。

王氏 多謝承情。

哈 閑話少說。此地也不便久留，咱要趕緊回國報命。岳飛的事望你們在年底之前辦妥。一切仰仗丞相和夫人了。

秦檜 這個自然。以後我們兩國是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了。

哈 哈哈哈哈哈！

王氏 事情包在我們身上。

哈 秦丞相請！

秦檜 哈大人請！（同笑）

（哈迷蚩自原路下。秦偕王氏隨後恭送。）

秦檜 （邊走邊說）今天都虧夫人的手腕。

（王氏急丟眼色給秦檜，並作手勢讓他趕緊跟着伴送哈迷蚩出去。）

（舞台上空寂片時，然後視童與興兒潛上。）

興兒 剛才這人來路不正，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些什麼，你聽見嗎？

視童 我倒偷偷聽見一句。（耳語）說是：「不教岳飛，休想議和！」

興兒（面露驚色）啊！

祝童 管他呢！不關我們事。

興兒 不能這樣說。岳元帥是忠臣，我們能讓他這樣受屈嗎？

祝童 你少管閑事吧。吃誰的糧，替誰做事。殺岳飛也好，不殺岳飛也好，反正我們吃了秦丞相的糧，就不能再替別人做事。人總該有個良心呀！

興兒 良心？我們要是聽相爺去害忠臣，就是昧着良心。你看相爺跟夫人近來越來越走了路，不是玩玩歌舞，就是喝酒擺宴，簡直沒給國家大事放在心上。我雖然是秦府裏的奴婢，可也是大宋的百姓，我們……

（祝童窺見秦檜、王氏遠遠自走廊來，連忙示意興兒。）

祝童 有人來了！

（秦檜、王氏上）

秦檜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祝童（掩飾）奴才們在收拾屋子。

秦檜 剛才才說什麼沒有？

興兒 沒有。

秦檜 我聽見你們說什麼「百姓」不「百姓」的。

興兒 (驚慌) 哦，奴婢是說外面百姓對相爺人人歌功頌德，認爲聖人再世呢！

秦檜 以後不許多嘴。聽見嗎？

視童

聽見！

興兒

王氏 府裏府外的事，關不着你們奴才，不用多理閑事。下去罷！

視童

是！(走到門口)

興兒

秦檜 慢着。万俟卨、元龜年二位老爺走沒走？

視童 還在裏面呢。

秦檜 說我有請。

視童 是。(與興兒同下)

秦檜 万俟卨、元龜年兩人一向詭計多端，平日在我門下奔走，謀些私事，我不會阻他。如今著

他兩人來商議這樁事，必然有個着落。

王氏 這兩塊料現在倒用得着呢。況且，万俟卨和岳飛有舊仇，正好借刀殺人。

秦檜 還有，周三畏這人靠不住，我想另外找個心腹把這案子了結。

內鑾 万俟大人、元大人到！

（万俟卨、元龜年上）

万俟

參見相公，夫人。

元

秦檜 坐。

万俟 相公呼喚下官，不知有什麼吩咐？

秦檜 剛才……（低聲）金國四太子又派人來，遞一封書信，並且當面提起岳飛的事。我想岳飛

這事很棘手，弄得不好，又要發生變化。你們都是我的親信，可有好主意？

万俟 主意倒有。不過案子在大理寺辦，不由我們過問，總不好下手。

王氏 你們祇管說出來，我替你們作主就是。

秦檜 只要有好主意，案子就交給你們辦。

王氏 聽見沒有？

元 (面現得意色) 多蒙相公和夫人賞識。

万俟 如今海清河晏，蠶芝甘露，天下承平，相公以聖德佐中興大業，真是中國一人，不過目下諸大將起身行伍，只知道利害而不曉得道義，只怕死而不怕法，高官厚爵，子女玉帛，已經沒把相公放在眼裏，倘若再放縱他們下去，恐怕他們更沒什麼怕的了。

秦檜 這個我自有主意，但是周三畏這廝也不識抬舉，老夫教他審問岳飛。他竟敢替岳飛申辯。如果你們——

万俟 卑職準有辦法把岳飛制得伏伏貼貼，定成死罪。

元 包岳飛不能活着走。

秦檜 什麼辦法？你們說說看。

(万俟高和元龜年分附秦檜左右耳語，面現媚賄得意之色。)

秦檜 (得意的微笑) 唔，有道理。

王氏 你們什麼事，瞞着我搗鬼？

万俟 不敢有瞞夫人。這裏耳目衆多，恐怕走漏消息。

秦檜 來，我告訴你，（附王氏耳語）

王氏（喜悅）哦，原來如此！

秦檜 周三畏，我本來不信任他，可是一時想去掉他也不容易。我現在就派你們到大理寺去會審。
●明是會審，暗是監視。一切務必依計而行。

万俟 多謝相公提拔。

秦檜 元龜年，你在大理寺做評事，說話更方便些。明天審問的時候，且莫放鬆。事成之後，再保你升官。

元 謝相公。

秦檜 如果周三畏還是一意孤行，你們就指他袒護朝犯，勾結叛臣同黨。然後我才能把他押起來。併案法辦。那時不但除掉一塊絆腳石。而且，万俟卨，你也有望升為大理寺正卿了。

万俟（聞語急拜）蒙相公如此器重，卑職生當結草死當啣環，圖報大恩大德。

王氏 不要圖個來世，就圖個今世罷！

元 卑職也有一個好主意。就是……（附秦檜耳語，秦頻頻頷首）
秦檜（樂）唔，的確是好主意。

（興兒送黃柑出，恰巧看見他們的鬼祟行爲，急閃避門後竊聽窺探。）

万俟 卑職也還有一個萬全之策。就是……（亦附秦耳語）……這豈不一網打盡！

秦檜（大樂）好計策。好計策。你們真是智多謀，不愧是老夫的心腹。不過，他倘若不肯招認，那便怎麼好？

万俟 卑職有兩樣新刑罰，不怕他不招。

秦檜 什麼新刑罰？

万俟 叫做披麻問，剝皮拷。

王氏 披麻問？剝皮拷？

万俟 唔。把麻揉得粉碎，再把魚膠熬得爛熟。去了岳飛的衣服，敷上一層魚膠，一層麻皮，又一層麻皮又一層魚膠，直敷上六七層，再問他招是不招。若是招了，用溫湯揉軟搗去了事。若是不招，叫差役扯下麻皮，扯一塊麻，去一塊肉。就是這個新刑罰。

（秦檜王氏含笑稱善）

王氏 剛才說的王貴和王俊兩人，靠得住嗎？

万俟 王貴被岳飛打過軍棍，懷恨在心，王俊綽號王鷓兒，專門放刁告狀，也被張憲責打過。祇

須化些小錢收買，就能聽我們使喚。那時叫他們出來做證人，我們就藉口岳飛部下自己告的密，罪案不是坐實了嗎？

秦檜（大笑）哈……哈……好，你們趕緊去辦吧！

万俟 相公和夫人放心，這事只在卑職們身上就是了。告辭！（與元龜年下）

王氏（走到廊下）哦，相公請看，下雪了。

秦檜 唔，好雪！夫人看北高峯上已經白皚皚的了，連西湖也泛上一片銀光。真是：「飄飄瑞雪下山川。」我今天好高興呀！

王氏 瑞雪必有佳兆，這是相公的鴻運來了。

秦檜（躊躇滿志）唔唔。我倒有點冷起來了。

王氏 我們快進去喝兩盅酒。一來是暖和身體，二來也是替相公慶賀鴻運。

秦檜 好。（與王氏同下）

（興兒蹑步輕入，將一盆黃柑放在桌上，偶然發現太師椅角落的蠟書。）

興兒（讀蠟書）啊！會有這種事？——原來傳說相爺私通金邦，一點也不假，連證據都在這兒。

——他們方才鬼鬼祟祟地在商議，是設計陷害岳元帥的性命。岳元帥是大宋的忠臣，我怎能

見死不救呢？——哎，我一個弱女子，手無寸鐵，能有什麼辦法？——（注視柑盆內的匕首）有了！這把刀，也許就是我的辦法。（驚慌的用目四顧）

（忽然走廊上發現步履聲。興兒持刀閃入椅後。）

秦檜慌張入暖閣，尋找蠟書。）

秦檜 噫！信呢？——（思索）方才我看完信，摺好，放在……是的，是在太師椅上呀。怎麼？……

（興兒從椅背一躍而出，持刀刺秦。秦驚，反身外奔，被几絆倒。興兒追下，秦起身繞椅

走。興兒奮力刺秦咽喉，刀從髮際擦過，相貂落地。）

秦檜 （驚呼）來人！來人！刺客！

（興兒正拔步往外逃，適遇兩衛士自門外迎面撞來，被逮。王氏亦自內室上。）

王氏 什麼事？

秦檜 （驚魂未定）刺客！——她——興兒！

王氏 啊？興兒，你好大胆？（轉向秦）相公，你受傷沒有？

秦檜 還好。刀子從我頭髮上擦過，僅僅把紗絹撞掉了。

王氏 死了頭，我從小把你領大，十幾年一直當你做心腹看待，哪兒虧待過你一點。你今竟敢這

樸無法無天，行刺相爺。你還有良心嗎？

吳兒（從容地）良心？大宋哪兒虧待過你們？你們却私通金邦，殺害忠良。你們的良心呢？

王氏 好利嘴！來人，把這死了頭推出去宰了！

秦檜 慢來！這裏面恐怕有人指使。殺了她，不正滅了口？

王氏 對的。（頓）送到大理寺嚴辦！

樞士 甲 是！

乙

（兩樞士押吳兒下。吳兒邊走邊罵。）

（秦檜走到桌旁，手取柑一枚，思索地以指甲刮着柑皮。）

王氏 相公，你在想什麼？

秦檜 我在想，爲什麼天下反對我的人會這樣多？一個女孩子，連一個小小年紀的女孩子，她也
不怕死。

王氏 事不宜遲了。相公，要知道：「縛虎容易縱虎難」。我們要先下手爲強呀！

秦檜 對。先下手爲強！（握緊拳頭，捏碎了黃柑）

——幕下——

第四幕

三天之後。

大理寺公堂。

舞台右端是一張公案，案後正中一張太師椅。案右另設會審官二椅。再後便是一扇「海潮湧日」的屏風。極右端的一角被幔子遮着，審官從此出入。正面有一列木架，樹立「肅靜」「迴避」等字樣虎頭牌。台左端是一排木柵，缺口處是皂隸和犯人們的上下場所在。

幕啓時，公堂上祇有皂隸二人兩廂侍立，屹然不動。一會兒，裏面傳出：「升堂！」的呼喊。於是，万俟卨、元龜年和一個皂隸班頭自幔內徐徐進場。万俟卨先入座，元龜年跟着在旁邊一張椅上坐下，班頭站在案旁伺候着。

出場人物 皂隸甲、乙 皂隸班頭 万俟卨 元龜年 興兒 周三畏 岳飛 王俊 羣衆若干人

万俟（得意洋洋）老弟，今天大理寺開堂，周三長要我們先來預審犯人，想必他是看風轉舵，能識時務。哈哈，如今可是我們倆的天下啦！

元（附和着）嘿，誰料到岳飛也會在我們面前低頭。這全是相爺的神威。

万俟 想岳飛哪廢，不識時務，我前些時解糧到邊陣去，略遲了些，被他嚴詞拷問不算，竟挨了四十軍棍。如今他也碰在我手裏來，可沒客氣的，連本帶利算它一個清楚。

元 這叫着天網恢恢，報應循環。不過……（低聲附万俟耳語）

万俟 祇要升官發財，也顧不得許多了！（忽然覺察身在公堂，耳目衆多，知道有些得意忘形失態之處，連忙板起面孔，咳嗽一聲。）呃，刑具都已經安排好了嗎？

班頭 早已整備多時哩。

万俟（翻閱案上文書）前天相府出了亂子，奴婢犯主，本當不待審問就地處決，祇是相爺恐怕案內另有別情，交下大理寺一併審問。現在該先提審與兒的案子啦？

元 當然，當然。我看與兒必然是岳飛的黨羽，非嚴刑拷問不可。

万俟 那末，就提與兒到堂吧。

元 是。（吩咐班頭）提與兒！

班頭（傳呼）提興兒！

（皂隸甲下場，提興兒上。興兒蓬頭垢臉，形容枯槁，手足被鎖銼鎖着。）

班頭（呱呱）跪下！

興兒（不理）……

班頭 叫你跪下，聽見嗎？

興兒 你們是什麼東西？配這樣神氣活現的？

班頭 好利嘴？讓你嘗嘗甜頭。（眾棍要打）怕不怕？

興兒 怕你們這班狗奴才，我也沒膽量行刺了。

方侯 大膽！竟敢在本官面前撒野。打！

（班頭舉棍打興兒，興兒被打，仆地。）

尤 慢着。我看這小妮子受不起苦刑，要是打回去老家，連口供也沒了。還是慢慢的來吧。大人，您說是嗎？

方侯 算了。不跪就讓她站着。（對興兒）你是叫興兒嗎？

興兒 知道了還問什麼？

兀 這是官府，有開什麼的，你得答什麼，不許個強。

万俟 你在相府當了孀，是嗎？

興兒 是的，我以前是伺候秦府的。

万俟 你伺候相爺夫婦有多少年了？

興兒 快整十年了。

万俟 相爺待你怎麼樣？

興兒 很好。

万俟 那末，你爲什麼竟敢行刺相爺？你這忘恩負義沒良心的奴才！

興兒（坦然地）倒不是爲了他待我好不好，而是爲了他待國家好不好。

万俟 他待國家好不好，這不關你們奴婢的事。

興兒 國家的事人人有份。我雖然不讀書，却也明白這個道理。不像你們這般自命讀過書的人，

把國家賣了，還有一套欺人自欺的大道理。

万俟 呃……胡說！

兀 你自己說跟隨相爺也有十年光景。從前相爺在金邦受苦，把你帶在身邊，如同自己人一般看

待。這幾年來。有那一點差錯？你怎麼恩將仇報，一點良心也沒有？

興兒 良心？你以為拍馬屁的人就算有良心嗎？

（元龜年語塞，大窘。）

興兒 從前在金邦的時候，我還以為相爺是至死不屈，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漢，就死心塌地的跟隨他，受罪捱苦，也沒訴半點怨。自從他回到大宋，我才知道也像你們一樣，只貪圖功名富貴，爲了個人的升官發財，不惜陷害好人，私通韃子。這還算是人嗎？我從前總算瞎了眼，錯看了人。

方俸 住口！少廢話，我問你，你是誰的同黨？

興兒 同黨？我有什麼同黨！

方俸 你知道這次岳飛陰謀造反，被押在京裏。是不是他派你行刺相爺的？直說！

興兒 岳飛？我根本不認識岳飛不岳飛。我只知道姓秦的是奸臣，所以殺他。這種賣國奸賊是誰都能殺他的，還要什麼同黨不同黨的。如果你們一定要知道誰是我的同黨，那末我便告訴你們：凡是大宋不願屈服的百姓都是我的同黨，凡是大宋不願屈服的百姓都要殺他。

元 胡說巴道！

方俛 (勃然大怒) 掌嘴！

(元龜年忘其所以的奔下來要掌興兒的頰，被興兒冷不提防的揪住衣襟，紗帽落地，皂隸們一起上前攔住興兒。元龜年才憤憤地走上公案。)

方俛 老弟，委曲了你，其實你也未免太……那個了。

元 總算我晦氣。(整冠)

(皂隸們還在和興兒糾纏着)

興兒 少動手！

方俛 割了這丫頭的舌頭，免得她多囉嗦。

(皂隸們用匕首割興兒舌，鮮血淋漓。)

興兒 你們不要以為割了我的舌頭，就會不說話。你們難道割得完天下人的舌頭，也堵住他們不

開口嗎？

元 (揮手) 帶下去！帶下去！

興兒 只要我有一口氣，我還是要說的。你們這班……(邊說邊被強推下場)

元 想不到這小妮子依然這般倔強，一點口供也不露。等會怎麼交代？

万俟 真是毫無辦法！

(內聲傳呼：「周大人升堂！」万俟高和元龜年頗現慌張之態，整理衣冠，預備迎接。)

万俟 這老兒居然敢來？

元 可真掃興！

(万俟高和元龜年離了公案，正擬出迎周三畏，周恰已升堂，手捧聖旨，供案前，衆下跪)

肅拜。)

衆 (跪)萬歲，萬萬歲！(起)

三畏 (坐定)二位大人請坐。

(万俟高和元龜年就旁座坐下)

三畏 備勞二位大人會審，犯人的口供怎麼樣？

万俟 方才只提問過與兒，還不會有口供下來。

三畏 不會有口供下來？

万俟 (微窘)她不肯招認？

三畏 犯人竟一點也不說什麼嗎？

元 說是說了些，不過不大像話。

万俟 犯人竟敢當堂謾罵，目無法紀。

三畏 哦？（翻閱卷宗，握著硃筆，若有所思）現在該提審犯官岳飛了？

万俟

周大人明斷。

元

三畏 岳飛可會到案？

班頭 已經帶到了。

三畏 帶岳飛到案回話。

（万俟卨、元龜年互遞眼色，面有喜色。）

班頭 帶岳飛上堂！

內場應聲：「帶岳飛上堂！」

（皂隸擁岳飛上。岳飛雖身被重刑，衣衫敝舊，但仍坦蕩蕩的若無其事，邁步登堂，向中

堂聖旨下跪朝拜。）

岳飛 犯臣岳飛朝見陛下，萬歲，萬萬歲！

三畏 站起來回話。

岳飛 犯臣有罪在身，只求大人從公審斷。

三畏 那是自然，請過王命。（收聖旨）岳飛，有人投書告你按兵不動，虛運糧草，私通金邦。這是不是真情，你從實招來。

岳飛 岳飛奉命北伐，大小歷二百餘戰，破金兵百萬雄師。四方忠義豪傑，望風來歸。正想恢復舊京，平定中原，忽然連奉聖旨，十二道金牌，把我召回。怎麼說我按兵不動，私通金邦呢？

三畏 那末尅扣軍糧是有的了？

岳飛 朱仙鎮上有十三座大營，三十多萬人馬，隨時可以稽查。

三畏 你和部下人馬駐紮朱仙鎮的時候，朝廷宣召各路兵馬回師。各路招討使都已經先後領兵回鎮，獨有你不肯班師。前後一十二道金牌召你，你也遲遲而行。是不是心懷異志呢？

（万俟卨、元龜年得意地點頭互笑。）

岳飛 岳飛一生立志恢復中原，迎還二聖，用力十年，方纔追殺金人到朱仙鎮，離東京只剩四十里。那時，金兀朮望風而逃。兩河豪傑父老，頭頂香盤，簞食醢漿，來迎接王師。只要朝廷寬我幾天限期，必能克復舊京；然後進取燕雲，直抵黃龍，報國仇於萬一。這是岳飛平生

的大顛，有什麼異志？

万俟 不如把策應淮西，不肯按兵東下，抗命的事問他。周大人高見如何？

三長 （領首）唔。淮西一仗，金兀朮集重兵來攻，一班大將像張俊韓世忠他們都奮力抗戰。據報，你竟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直等到早上親自傳諭，你才移兵三十里，即以應命。這是什麼緣故？

岳飛 金兀朮來犯淮西之時，岳飛正屯兵鄂州，一聞警報，即刻上疏請纓。怎說是按兵不動，坐觀成敗？況且請纓在前，上諭在後，豈可顛倒事實？至於說岳飛僅僅移兵三十里而止。試問從鄂州到濠州，豈只有這樣短的路程？各位大人身居重臣，豈有連國家與地方志都不明白的道理！

三長 （領首表示贊可）……

万俟 （尷尬）唔……

元 周大人，卑職以爲口說無憑，這件事還是等待取到上諭再來作證吧。

三長 也好。（繼續翻閱卷宗）二位大人還有什麼要問的沒有？

（元龜年與万俟密互作眉語）

方俟 這真還有一樁案件。據報，岳飛按兵淮上的時候，竟敢公然向部下宣揚，說山陽地方不能死守，來沮喪士氣，動搖民心。查岳飛身居大將，怎說出這種話？顯然是私通金邦，散佈謠言。不知道岳飛還有什麼可辯的？

三畏 (對岳) 你有什麼辯白？

岳飛 請問說犯臣要放棄山陽的人是誰？

万俟 (查卷) 當今樞密使張俊。

岳飛 張俊從前想瓜分韓世忠的人馬，被我阻攔。後來走到楚州，他要修建城池來防守。我說這時我們爲將的應當共同戮力恢復中原，如果只圖修城退保，何以激勵將士？張俊心裏很不高興；回京之後就到處說岳飛要放棄山陽。這明明是自己怕敵人，希圖苟安，反而挾嫌誣害。

三畏 照你說，這事又是沒有的了？

岳飛 岳飛素來主張抗禦金人，直搗黃龍，只有進攻沒有退守，只有規復失土，沒有放棄陣地。豈會前後自己矛盾，出爾反爾？

三畏 將軍你要放明白。事到如今，你還是招的好。

岳飛 並非岳飛故意爲難大人。祇有皇天后土，可表我心！

万俟 時辰不早，就請周大人判決了罷。

三畏 沒有證據，怎麼判斷？

万俟 這種事莫須有證據。

三畏 「莫須有」三個字何以服天下人？

万俟 （語塞）這個……

元 莫須有就莫須有，周大人何必固執呢？

三畏 好，且帶了下去。讓我奏明了聖上，再來審問。

（皂隸押岳飛下）

三畏 退堂！（欲下）

万俟 慢着，周大人這便算審完了嗎？

三畏 剛才審問的情形，二位是親眼看見的。

万俟 這種大案子要不動大刑，他怎麼肯招認？

三畏 岳飛的身份是朝中大將，不能同審問山梁盜賊一樣用刑法來逼供？

万俟 如果不動大刑，我怕他不會招認。

三畏 朝廷的法度貴在公平。可招的自然招，可認的自然認。怎麼可以無故曲斷是非？

方侯 照周大人明斷，岳飛既不招認，那就無罪了？

三畏 三畏祇知道守法，一切秉公辦理，其餘的概不過問。

方侯 但是，這是周大人的責任所在呀！

三畏 這樣的責任也就太重了，我周三畏實在担当不起。

方侯 要知道這樣的責任還不算大。審不清，問不明，庇護違法，偏袒犯官，你的責任就太大了！

三畏（愠怒）三畏掌理法台，是奉了聖旨欽命，又不會鑽營媚贖。二位大人不過是奉了相爺的命

令一同來會審，既要越權干涉，這大理寺正卿，我也不想戀棧，就請你們來接印罷！（下位）

方侯 你敢褻瀆相爺！嘿，看你真是做官做得不耐煩哩！

三畏 我早就有意掛冠而去。這種隨奸附惡毫無心肝的勾當，天理豈能相容？

方侯 鄙人身居諫議大夫，也是朝廷的胥官。你怎麼敢辱罵本官？

元（排解）方侯大人不必和他爭論，待我們轉去回稟相爺就是。

三畏（氣極）真是狗仗人勢！（拂袖而去）

方侯（望着他的去路）這傢伙真不識抬舉！

元 周三畏既然走了，我們正好告他一個棄職潛逃。

方侯 那末，今天這案子就這樣了結嗎？

元 他既不幹，我們來幹！有相爺在上頭做靠山，難道還怕誰？

方侯 對！

元 大人請高升。

方侯 你也升座吧。（上坐）

元 （小人得志）嘿嘿嘿嘿。

（方侯高升正座，元龜年也傍方侯而坐。）

方侯 帶過岳飛！

班頭 帶岳飛！

（皂隸帶岳飛上，岳飛見方侯等不與爲禮。）

方侯 岳飛，你看如今這大理寺是誰的天下？你知道，入公門鞠躬如也。我奉朝命審問你，你怎

麼不下跪？

岳飛 我有功於社稷，無罪於朝廷。你們小人得志，沐猴而冠，居然也擺起威風！

万俟 呔，我看不動大刑，你是不懂得本官的厲害。（吆喝）來人，將岳飛拉下去重重的打！

（皂隸扯岳飛下場。幕內聽見棒打聲音。）

万俟 帶上來！

（皂隸們連推帶扯的扶岳飛上。岳飛受刑後，血流遍體；面色灰白。待走到案前，即不支

仆地。）

万俟 怎麼樣？可以招了罷？要不然，吃苦還在後頭呢。

（岳飛受刑暈厥，神志已失，伏地不能動。）

万俟 啊？他死過去了！來人！

班頭 喳！

万俟 用涼水把他噴醒。

（皂隸取冷水噴岳飛，岳漸甦醒。）

元 好啦，醒過來了。

万俟 （吩咐皂隸）把他扶起來，好讓回話。

皂隸 喳！

(二男隸左右挾持岳飛，岳神志漸蘇。)

万俟 剛才周三長問你，你總不招認。你要對本官再圖狡辯，本官可不客氣了。(翻查文卷)有人密告，說你想恢復兵權，陰謀叛亂。這是不是實情？

岳飛 有什麼證據？

万俟 證據？這裏有告你的狀子。說你的部下張憲和你的兒子岳雲，都是同謀，有你和張憲的書信爲證。你胆敢叫他虛申警報，挾制朝廷，好恢復你的兵權。還有岳雲給張憲的信，也要他想辦法幫忙。

岳飛 會有這種事？那末，請取過書信來，當堂檢驗。

万俟 還……書信當然是有的。不過因爲岳雲張憲畏罪，當時已經焚燒了當。所以……

岳飛 (笑) 書信既已焚燒了當，還成什麼證據？

万俟 自然還有人證在此。

岳飛 還有人證？誰？

万俟 你的部下前軍副統制王俊。

岳飛 王俊？

万俟 是，王俊。你想見他麼？

岳飛 還不會的。我倒要見他。

万俟 公堂之上是不許你們私議的。現在你且下去，待問明了王俊，再傳你對質。

岳飛 我要當面對質。

万俟 那不行！你且站在後堂聽着好了。下去！

（皂隸帶岳飛自屏風後下）

万俟 傳王俊上堂！

（王俊上）

万俟 （閱文卷）王俊，你狀子上說明，八月二十二夜二更時分，張憲差奴廝兒慶童來請你去說話。你到了張太尉衙門，在蓮花池東面亭子裏邊遇見張憲。那時張憲和你說些什麼？

王俊 （機械的）張太尉說：「岳元帥那裏有人來，教我設法救他。」

万俟 你怎麼說？

王俊 我就問：「如何救法呢？」張太尉說：「祇要我那兒人馬一動，便能救了元帥。」我問：

「怎麼的勸法呢？」張太尉講：「我把人馬一齊移在襄陽府不動，只在那裏駐紮；朝廷曉得

之後，必定教岳元帥帶兵來彈壓招撫的。」

万俟 你當時附和他的辦法嗎？

王俊 沒有。我說：「如若太尉動了人馬，朝廷必疑惑岳元帥暗中指使，罪名越發大了。」

万俟 張憲聽從了你的話嗎？

王俊 他說：「你理會不得。如朝廷使岳元帥回來，豈不是我已經救了他。」我回他：「如果這

計策不成，朝廷反派兵來勦辦，驢子探知以後，又來夾攻。那時腹背受敵，怎生為置？」

万俟 怎生處置呢？

王俊 張太尉冷笑着說：「我別有道理。待我兵馬剛一發動時，便差人送信給金邦，教他們打發

人馬助我。」我們計議既定，談到三更時分，方才回家。

万俟 好。你所供認的全都是實話，沒有反悔麼？

王俊 都是實話，並無反悔。

万俟 來畫押。

（王俊畫押）

万俟 帶岳飛！

（烏隸帶岳飛自屏風後上）

万俟（得意）哈，你聽見了吧？

岳飛（憤恨）王俊，你這無恥的奴才！我平常也沒虧待你。你怎麼這樣喪心病狂，顛倒是非？

王俊（驚訝）啊，元帥！這不是我自願的……是他們一定教我這樣說的。

元 住口！

万俟 岳飛，你看人證都在這兒，還有什麼抵賴的？

王俊（懼怕而羞慚的搶着說）不，這……是他們教我扯謊，出來假作證人的！元帥，我不知道

您也在——

万俟（拍驚堂木）呸。王俊，你要放明白點呀！

元 公堂上說話要小心。你不能……翻……供呀！

王俊（屈服）我……不……敢。你們饒了我罷！我不說了！（向岳）元帥……您也饒了我罷……

岳飛 這是王俊撒謊！王鵬兒一向胡做非爲，爲人不齒。張太尉從不重視他。即使果有謀反的意

思，豈會和他推心置腹，談論機密？這明明是你們故意用卑鄙的手腕陷害，好借刀殺人！

万俟（拍驚堂木）你胆敢冒犯本官！把岳飛夾起來！

（皂隸們用木夾夾岳飛，岳飛忍痛倒地。）

万俟 你再不招，我就要上剝皮拷，不怕你不承招了。（吆喝）看麻皮魚膠過來！

（皂隸們鬆岳飛夾，剝岳飛上衣，背露藍氈『盡忠報國』四大字。）

（衙外民衆鼓嘈聲）

万俟

（一驚）『盡忠報國』

元 王俊

（鼓嘈聲如雷轟）

万俟 什麼事？

班頭 啓稟大人，是臨安一班無法無天的百姓在衙外鼓嘈。

万俟 都是一羣亂黨，把他們統統押起來！

班頭 是。（揮手着皂隸四人出）

万俟 來，來，把熱膠灌在他身上。

（皂隸們將滾熱的魚膠灌在岳飛身上，岳負創掙扎。）

万俟 拉下去！

（皂隸帶岳飛下）

王俊 元帥！（驚慌失措，昏迷仆地）

万俟 （向內）扯！

（內扯皮肉聲，岳飛嘶叫，不成人聲。）

万俟 帶上來！

（岳飛被帶上時，頭髮披散，皮開肉綻，鮮血迸流。）

班頭 稟告大人，岳飛受刑不住，已經暈絕過去了。

万俟 涼水！

班頭 噓！

（民衆鼓嘈益甚，幾衝入公堂，皂隸抵擋不住，以鞭猛向人羣抽打。）

万俟 （站起）你們敢犯上作亂嗎？

羣衆 我們要求釋放岳元帥！

羣衆 釋放岳元帥！岳元帥是忠臣！

万俟 住口，闕出去！

（皂隸齊圍羣衆出衙，人聲鼎沸。）

羣衆 打！打！

（岳飛被冷水噴醒，痛極，伏地顫動）

万俟 岳飛，你招不招？

元 招了吧。

岳飛 （椎心泣血，聲如洪鐘）「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王俊 （痛哭，悔恨）元帥！

万俟 （冷笑）噫！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要有天日，我們也活不了啦！

元 （俯首愧怍于心）……

岳飛 （狂笑）哈，哈，哈，哈！

王俊 （哭）元帥！天日到那兒去了？

（羣衆鼓嘈，雜以婦孺啼哭，與皂隸鞭打斥罵聲）

——幕下——

第五幕

紹興十一年臘月的除夜。

這是仁和縣西大理寺獄的號子。一邊是土坑，一邊是一張破舊的桌子和竹椅。從半側面的欄外望見一垛高牆，牆上攀着枯萎了的爬牆虎；牆頭還可以窺見一片幽黯無星的夜空。這時夜闌了，正降着鵝毛大雪，一片銀光反射進黯淡的號子裏。

幕啓時：岳飛身帶鎖鑊，寂寞地靜坐着，秉燭觀書。牆外鑼鼓喧天，鞭炮之聲與街上行人歡笑之聲交織，更顯得獄中景况的淒涼。一會兒他起立挑燈，燭花爆發，牆外送入一片嘻笑的聲音。岳搖頭歎氣，屢欲脫書輒止。

出場人物：岳飛 岳雲 隗順 張憲 万俟卨 元龜年 蔡卒甲、乙 硯童 張保 銀瓶娘

興兒

岳飛 一年過得真容易，又是除夕了。想起從前東京沒有失陷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高興。那時滿街是迎春的簫鼓，一直鬧到玉漏聲殘，鷄鳴報曉的當兒。那真是普天同慶，萬民歡騰的佳節。如今東京失陷，算起來也有十六年了。大宋的天下也只剩下這半壁河山，僅僅落得個偏安的小朝廷，而那些入還是這般歌舞昇平，醉生夢死。真是一場夢，夢！

（岳雲潛入）

岳飛 （驚詫）誰？（頓）哦，是你。

岳雲 父親您還不睡嗎？天這樣冷，外面又下着大雪。您的身子自從那次大審受了刑，就一直沒復元，當心凍着又要病倒，還是靜心安息安息吧！

岳飛 （默然不語）……

岳雲 （看見桌上的書卷）夜深了，父親還在看書？（走近，拿起書卷）春秋左傳？

岳飛 孩兒你不知道。爲父的從小就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常常晝夜不睡，也常常窮得連蠟燭都買不起，只好拿檢柴糊口。現在被困在天牢裏，沒可消遣的，有這一支殘臘，正好靜心看

看書。

岳雲 可是父親也不要忘了保重身體要緊，孩兒在這裏不能躬親侍奉，實在罪孽深重。

岳飛（嗟嘆）眼看着國破家亡，不能挽救；眼看着羣臣四起，不能掃滅；男兒生不能報國，留得這軀壳又有什麼用！

岳雲 父親，您怎麼又平白地勾起傷心的往事？

岳飛 唉！這冤枉事自有天知道！（仰天長嘆）想不到一個人，立下多大汗馬功勞，到如今祇落得披枷帶鎖。至於那些赤手空拳的人，更不知要吃他們多大的虧？

岳雲 聽說，就是韓世忠元帥也被召回臨安，罷了官職；如今閉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時常換了青衣小帽，跨着一匹驢，帶一壺酒，在西湖邊徜徉閑散呢。

岳飛 當初一班立國安邦的忠良將，到如今打入了天羅地網，都風流雲散了！功名！富貴！（苦笑）三十九年了，真像是一刹那的事！（仰觀夜空，雪花片片飄零）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一切都像這雪花，飛散了，溶化了，再也不見了。（頓）雲兒，我一個人的禍，本不要緊，我怕大宋的江山就要斷送了。

岳雲 剛才禁頭偷偷的告訴孩兒，秦檜又在向金邦求和了。

岳飛 和！和！和！從建炎元年起，就不斷的派使臣去議和了。可是到了又怎樣呢？假使金邦真有心的話，早不待現在還曠着和哩！從前李綱宰相說過：「今天的事，是枕戈嘗胆，內裏

修明政治才能外攘強敵，那末二帝不待迎請也就自己回來了。不然，雖是冠蓋相望，卑躬厚禮，也是罔然。」想起這話真對。可惜李相公死後，敢在皇上面前說話的人也少了。（轉念）孩兒，你聽說這次的議和又怎麼說的？

岳雲 據說，秦檜保荐魏良臣做稟議使，和金人議定了三項條款。第一，重劃疆界，以淮水中流爲兩國國界，割唐鄧二州和陝西的一部。第二，每年要向金邦進貢銀子二十五萬兩，絹綢二十五萬匹。第三……

岳飛 第三，又怎麼？

岳雲 這第三，真使我們太難堪了。聽說皇上也居然接受了。就是：要我們向金邦稱藩，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在大金國皇帝生辰和每年正旦的時候，遣派使臣去道賀叩安。這不簡直等於亡了朝代嗎？

（岳飛怒目裂眦，舉拳重擊桌，桌上碗被震落地碎破。）

（岳雲看見父親震怒便不往下說了，低着頭拾起地上的碗片。）

岳雲 （手裏捧着碎碗）我替父親去熬碗粥來吧？前些日子隗順、隗獄官送來的糖豆粥，還剩下小

半鍋呢。

岳飛（回首）孩兒你自管去用吧。

岳雲 父親請少待一會，孩兒熱了粥就來。（下）

（岳飛獨自徘徊躑躅，少停，憑欄仰首望天，慷慨悲歌。）

岳飛（歌）昨夜寒蛩不住鳴，

驚回千里夢，

已三更。

起來獨自遠階行，

人悄悄，

簾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

舊山松竹老，

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

絞斷有誰聽？

（獄官隗順聞聲自內喝止）

隗順（在內）誰？這樣深更半夜，還在雞貓子狗叫的嚷喚！（出）我當是誰，原來是岳元帥！您還不安息嗎？

（外面鑼鼓爆竹之聲又作）

岳飛 你不聽外面這樣吵鬧，怎麼合得上眼？

隗順 是的，今晚是大除夕，家家戶戶都在忙着守歲。我剛喝完屠蘇酒出來，一路上真熱鬧，紫禁城裏的伶工們，穿着繡花雜色衣裳，敲上鬼臉，有的扮成六丁六甲神兵神將，有的扮成妖精鬼怪，從宮裏一路吹吹打打的走出東華門，直走到龍池灣才散。聽說還套把戲耍的是降魔驕邪呢。

岳飛（冷笑）好熱鬧的臨安！降魔驕邪！真正的魔邪不用遠處找，者在眼前，像秦檜這樣的妖孽，留在朝裏難道不是活妖魔！

隗順（急止之）岳元帥說話可要慎重！這裏是牆有風，壁有耳，傳出去可又惹禍。

岳飛 事到如今，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已經是虎入籠牢，聽憑秦檜把我怎麼辦吧！

魏順 不過，事情也不能這樣講。李丞相雖然一心想陷害元帥，可是這案子審了兩個月，過堂也過了十幾次，總找不出什麼證據；況且朝裏朝外沒有不說您冤枉的。據我看，等事情弄明白，元帥也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岳飛 他連皇上都敢蒙蔽，難道還懼怕什麼嗎？

魏順 這年頭，肯說話的人越發少了。除了薛仁輔、李君樸、何彥猷三位大人和宗正趙大人，還敢替元帥打抱不平之外。幾個月來，到監裏探望元帥的，連一個人影也不見。他們生怕把事拉到自己頭上，害了前程。倒是有個不怕死的老百姓劉允升，有肌骨，有義氣。咳，人心真是勢利，世態真是炎涼呵！

岳飛 (默然)……

魏順 我們的黃龍府也不知到哪一天才能克復？

岳飛 祇要人心不死，我們總有一天會打到黃龍，直搗礎子的賊寨，把大宋的神威重樹在白山黑水之間的。

(岳雲捧粥入，張憲隨入。)

岳雲 父親，粥熱好哩。

隗頤 吓，少將軍和張將軍也來哩。

（外面仍舊有稀落的幾聲鑼鼓爆竹。岳雲把粥放在岳飛桌上。）

岳飛 （揮手）不用了！

（岳雲持粥碗放在柵欄旁邊，一面說話。）

岳雲 今晚上我們在這裏守歲，倒想起當年東京的情形。要不是一班奸臣誤國，秦檜主和，如今我們怕還在家鄉快快活活地過年呢。

隗頤 （啜感）唉，那時候，我還年紀輕輕的，一家五口過的舒舒服服的太平日子。不幸在金兵破城那天，我的老娘在逃難的時候，被亂兵踩死，老婆給兒子兵擄去，連我兩個孩子也跟着不知下落。如今隔了一十六載，我的頭髮也快白了。（慟然）不知哪天才能回到家鄉！（激動）從前有張邦昌、蔡京、童貫這些禍害，現在却又出了這位秦丞相！

岳飛 （默然）……

隗頤 去年我聽說岳元帥打到朱仙鎮，我快活得連眼淚都淌出來。可是，高興的喜總不會長久！（遠遠監內有鞭笞辱罵的聲音與女人呼喊的慘叫）

男聲 （粗暴地）你招不招？打死你這賤丫頭。

女聲 我抵死也不服你們！你們這班賣國的奸黨！

（鞭笞聲更重）

女聲 （慘呼）呀——

男聲 不招？再重重的打！

岳飛 （驚異）爲什麼深更半夜還在監裏打人？

隗順 說也可憐，這是相府裏使喚的了，姓名叫興兒的，犯了案子也被打進大牢。相府天天派人來

調口供，這孩子倔強，死打也不肯露出口風。

岳飛 一個女孩子家，怎受得起這種苦刑？她有什麼大錯兒，要抓進大理寺審問呢？

隗順 （覺心中有難言之隱）元帥還是不必過問的好。左不過是挺撞了秦丞相。

張憲 興兒是秦檜妻子王氏的心腹丫頭。怎麼如今也會和他們翻了臉呢？

隗順 （不便解說）時候不早，元帥和兩位將軍早點安息吧。

（禁子報：「查監哩！查監哩！」隗順面現驚慌失措。）

隗順 哎呀！查監了！兩位將軍快些回號子去！

（岳雲張憲快步退出。隗順急忙鎖上監門出。）

（廊上一片囉哩叭噠聲，接着是雜亂的鐵索碰鏗聲和監門關閉上鎖的響聲。幾分鐘後，整個的肅靜，祇聽見自遠而近的足步聲。）

方侯聲 岳飛在嗎？

魏聲 在！

（這時方侯高和元龜年已經走近柵欄前，止步厲聲吆喝。後面隨着禁卒數名。）

方侯 開關！

魏順 是！（開監門鎖）

（方侯高、元龜年等入）

方侯 （爐赫地）帶岳雲張憲！

魏順 （傳語）帶岳雲張憲！

禁甲 （高聲）帶岳雲張憲！

（岳雲、張憲披枷帶鎖押上）

方侯 案子審問將近有兩個月，你們還是不招。周三長也為你們丟了官。你們以為拖下去，罪就可以免了嗎？（冷笑）好！看你們有多大能耐！

元 我看你們可憐，還是自己招了，省得又動大刑，教皮肉吃苦。

（岳飛父子與張憲均屹立不語）

万侯（擊案）人家誇你們岳家父子是英雄好漢。好漢做事一人當。你們就該爽爽快快實招了。

何必裝聾賣啞，不言不語呢？

（岳、張仍默不作聲）

元 我來問你們，上次提堂，你們吃的苦還不够嗎？人總應該自己放明白些。英雄好漢做事更應該光明磊落。（稍停）我看你們一點也不配稱做英雄好漢。（又停）哎，怎麼啦？你們看秦丞相份人多麼光明磊落，真是一位男子漢大丈夫！你們呢。（鄙夷狀）連一個小偷都不如！

（岳、張均不屑置理，昂立不動。）

万侯（怒，拍桌）大刑伺候！賤骨頭！好歹都不識！

元（詭媚狀）大人請不必動怒。這事兒交卑職來辦。（假意的）好，我們坐下來談吧，（呼喝

）來人！

禁卒 有！

元（命令）把他們的枷鎖卸下來！

（禁卒動手卸枷鎖，岳父子及張珣拒之。）

張憲 你們這班狗才，不必虛情假意。我們已經進了你們的陷穽，要殺就殺。要割就割，多問些

什麼！

万俟（怒目）呵！

元（攔阻之）大人，您請息怒！（轉向張）哦，你到底說了話呀！（對岳飛）好，我來問你。

上次提堂問你爲什麼私通金邦，按兵不動；又教部下虛申探報，挾制朝廷，預備謀反等等。

你都不承認。現在已經差人上鄂州你的家裏，取來皇上前後頒降的詔敕和你的行軍日記，證

明你的罪狀實在不假。你還有話辯白麼？

岳飛 皇上詔命岳飛提兵東下，沿途追殺金兵。累次都有皇帝御札，着我暫停調度兵馬，不須前

進，怎說我是陰謀反亂，按兵不動！你們既到我鄂州家中取來御書，恰好對證一下。

万俟 要我和你對證？沒這末大功夫！老實說，你招了便罷，若是不招，性命就在此刻了。

岳飛 我無負於國家，無負於百姓，有什麼可招的？

万俟 好，你還同我打官腔。看過大刑！

元 岳飛身體，還沒復元，恐怕受不住刑，打死了，反便宜他。

（沈默了一會）

方侯 岳雲，張憲，你們在外招搖，騷擾百姓，還要虛申探報，想要造反。快快從實招認！

岳雲 想當年朱仙鎮班師之時，父老攔道阻留，可見民情融洽。怎說招搖騷擾？

張憲 岳元帥既不想謀反，張憲又何必虛申探報來恐嚇朝廷？

元 岳飛，你如不想造反，當年在西湖天竺，還記得壁上留題的字麼？——「寒門何載富貴乎？

」我問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方侯 既出此言，豈不是造反？

岳飛 （長吁一聲）你們都是秦檜門下養的奴才。要加我的罪，還怕沒題目！我早明白既落到

奸賊的手裏，我們的一片爲國忠心，一旦都休了！（合眼昂立）

（視童持一小紙條疾馳上）

視童 稟大人，丞相有密令一道，請大人過目。（手呈獻小紙條）

方侯 （審視有頃，遞交元龜年）……

（元龜年與方侯席耳語，方侯奸笑頷首。）

方侯 把犯人押回去！（轉向禁役）打道回相府！（向岳飛冷笑一聲）

（方侯高、元龜年率役退下。隗順吩咐禁子押岳弘、張憲下。）

岳雲 父親！

張憲 元帥！

岳飛（肝胆欲裂）你——們——走——吧！

（岳雲、張憲及禁子正預備下去，恰巧外面有人擊監門聲。隗順與衆禁卒趕去應門，就把

他們放開。）

人聲 開門呀！開門！

禁子聲 是誰？這時還來叩監？

人聲 你且別管。先開開門好說話。

隗聲 這裏是大理寺的監獄。怎麼能够隨便放人進來。你少嚷嚷的啦！

人聲 禁大哥，我有要緊事，請你行個方便吧！

禁子聲 說了半天，你是什麼人呀？

人聲 我是潯梁總兵張保，來探望岳元帥的。

岳飛（詫異）吓，張保怎麼來了？

魏聲 原來是探望岳元帥的。爲什麼早不說呢？（略頓）還有那個書僮呢？

張保聲 哦，他是我的兒子。多謝行個方便，放我門父子進來吧！

魏聲 你既是道末說，我做個方便，放你們進來。不過，你們進來了可不要聲張。槽廄不時差人打聽的。（開監門聲）進來吧！

張保聲 曉得，曉得。（略頓）啊，元帥和公子在哪兒？

禁子聲 嘿，叫你不要聲張，你怎麼嚷起來了？

張保聲 是是。

禁子聲 隨我來！

（張保穿破舊的鞋子，提了一個筐籃，隨魏順和禁卒中同走近柵欄，後面跟着一個書僮打扮的人——銀瓶。）

（魏開門，放張保銀瓶入。）

張保 張保參見元帥。（又見岳雲、張憲）拜見二位將軍。

銀瓶（搶步跪岳飛腳前哭）爹！

岳飛 孩子，是你來哩！

（岳飛去銀瓶帽，露秀髮，手撫其髮，泫然不語片刻。）

張保 元帥，您白栽培我哩。

岳飛 張保你不在濠梁，到這兒做什麼？

張保 如今豺狼當道，張保不願做官，早已經辭職回湯陰，聽說二位將軍也在臨安，因此奉了太夫人之命，帶領銀瓶小娘子，一同前來探望。誰知到了這裏，找不着門路，直到今日才見着

面。

銀瓶 這裏祇有一位爹爹的舊交宗正趙大人明白您的冤枉，曾帶領孩兒去過相府。

岳飛 你去見過秦檜？

銀瓶 孩兒是盼望爹爹能早日昭雪。

岳飛 張保，你既不願做官，就該回到家鄉纔是。

張保 張保實在放心不下元帥。

銀瓶 孩兒也捨不得爹爹。

（衆落淚）

岳雲 你們路上一定辛苦了。（歎氣）唉，其實來了又有什麼用！

銀瓶 自從爹爹在朱仙鎮上被捉拿進京之後，不久哥哥和張將軍又奉了皇命被押解走了。隔了好幾個月，音訊毫無，正不知犯了什麼罪，致人好生噩念。所以，妹子纔趕來探聽爹爹和哥哥的下落。

張保 太夫人一定不肯放小娘子去。小的也會經勸阻過她。祇是她一心要來，小的也只好侍奉着小娘子來走一趟了。

岳雲 妹妹，母親這一向身體好嗎？

銀瓶 自從哥哥走後，她老人家因為日夜惦念着，一直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岳飛父子張憲均默然）

張保 （想起筐籃中的酒食）今天是除夕，這裏有點酒飯，請允帥和二位將軍用些罷。

銀瓶 （捧酒飯敬父）爹爹，您可吃一點？

岳飛 孩兒，我吃不下去。

銀瓶 （轉向雲、憲）哥哥和張將軍吃了罷。

岳雲 （搖頭無語）……

張憲 我們……也吃不下。

陳順 (感動傷心) 唉！

張保 元帥，您有什麼門路，可說給張保知道。張保自然會同元帥出力，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岳雲 門路？進了這座門，就別想有活路。有什麼門路！

岳飛 張保你跟隨我多年，難道不知道我的性情，我心的跡？你既是一番好心，冒險來看我，我非常感激。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就應該來清去白。現在你不必多說，免得辜負了你的好意。快些出去，不要再連累了他們。

張保 是，元帥。(轉向雲、憲)二位將軍呢？

張憲 爲臣盡忠。

岳雲 爲子盡孝。

岳飛 張保，你出去吧！

張保 (無可奈何地)是，是，是。張保運命。(拭淚)

陳順 (催促)快出去吧。倘若上頭有人來，不大妥當。

（監門外有人叩擊，禁乙倉皇走報。）

禁乙 魏老爺，快去快去，相府有差官下來啦！

魏順 （對禁卒）快把他們送走！（急下）

禁乙 （對張保、銀瓶）你們耽擱了不少時辰啦。這會兒相府差官下來，說不定又有什麼事情。

快點走吧！

張保 知道了。（留戀的）元帥！二位將軍！

銀瓶 （抱父大哭）爹爹！

（禁乙牽張保、銀瓶出監，銀瓶屢回顧露依依不捨的樣子，不斷喊着：「爹爹！」「哥哥！」）

張保 （走到柵外廊上的柱旁）唉！想我張保多蒙元帥的愛護教導；一心報國，現在元帥被人陷害，我怎忍心看他們受這樣的冤屈。元帥情願一死盡忠報國，二位將軍又情願盡孝成仁。我張保雖然是個粗人，難道不能盡節取義嗎？也罷，待我拜過元帥，自盡了吧！

（張保向岳飛跪拜，然後舉頭向柱猛撞倒斃。）

銀瓶 （大驚）哎呀，張叔叔碰死了！（伏地哭）

岳雲

(大驚)啊!(手扶柵欄，望張保屍)張保!張總兵!

張憲

岳飛 (五中迸裂，狂笑當哭)哈……哈……哈……哈……(沈靜)張保!張保!張保!——你

倒先走了!(掩面)

(張憲、岳雲揮淚)

(獄卒感泣)

(魏順慌慌張張地趕來，手擱一紙條，看見張保的屍身，又看見大家飲泣，木然僵立在柵

邊，半擱不語。)

岳飛

魏獄官爲什麼這樣驚慌?(瞥見魏手中紙條)莫非是——

魏順

(突跪地)這……這……這……魏順不敢說。

岳飛

說出來不妨事。

魏順

這……魏順還是不敢說。

岳飛

我明白了。敢是要我去?

魏順

是，相府的命令已經到了。只是我們怎敢!

岳飛 這是上頭的命令，與你沒有干係。起來吧！

(陳順及衆禁卒同感泣)

岳飛 (目注張憲) 張憲，是我連累了你。

張憲 元帥怎麼這樣說，難道末將不如張總兵？

岳飛 (視岳雲) 孩兒，可憐你還年少有爲，敵人盤踞中原，我們的父老百姓還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朝廷正需要你們這樣的人去殺退敵人，光復神州而他們竟把你也……殺了。(語不成聲)

岳雲 自古忠臣不怕死，丈夫視死如歸。祇恨我們的血不是流在敵人的面前，而是被奸賊謀害了。孩兒以身殉國，樹大義於人間，正可以激勵後死的人，起來內除奸賊外抗強敵！到那時候，總有一天，我們的子子孫孫會直搗黃龍收復失地的！

岳飛 銀瓶，你過來！孩子，爹爹要走了，以後我不能再管教你了，不能再傳授你詩書武藝了，可是你不會忘了你爹爹的，是嗎？——不哭，好孩子，你回去好生侍奉母親，今後要做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要孝順她老人家，聽她的吩咐，要好好的看待弟弟，弟弟還小，等他大了，你再把這樁故事告訴他吧！

銀瓶 (哭) 爹！

岳飛（仰天椎胸呼號）蒼天啊！蒼天！「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到如今都成了一枕黃梁夢！

（監外更鼓聲，淒清之至）

隗順 時辰到了，元帥和兩位將軍就請到風波亭……升天！

岳飛（堅決地）知道了！

（禁卒帶岳飛父親和張憲。岳飛上衣撕裂，背露血漬斑斑的四個大字「盡忠報國。」）

（狂風怒號。）

銀瓶（痛哭）爹爹！

岳飛 好孩子，做一個有志氣的孩子，爹爹走了。今後你要自己招呼自己了，等我們走之後，你請隗獄官帶你從這小門出去，好好地走，雪下的很大，當心路滑，你要是跌疼了，誰來照顧你呢？

銀瓶 爹爹！（跪倒岳飛足下）

（監囑淒厲悲壯）

隗順 唔，外面風雪很大，天也陰沉沉的。元帥，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老家和父母妻兒還被敵人糟

踐。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是誰把你們害了的。

（興兒押經廊前，綁赴刑場，口中誓罵不絕。）

「兒」（一眼瞥見岳飛等）呵，岳元帥，您難道竟也落得這樣的下場？……呵，您不能死！不能死！……您要活着，我們大宋老百姓都巴望您活着呀！

秦卒（推興兒）走！走！（下）

可飛（轉身扶銀瓶起）孩兒，我真的去了！（手顫動着，從土坑邊頭慢慢取出一幅字卷）我留下一份遺囑，你拿着。別丟了。不要傷心。不用爲我哭。（替銀瓶拭淚）我走了，你不要再回頭看我！

（銀瓶將字卷向外攤開，現着四個斗大的草書——「還我河山」）

岳飛 我們死了，可是天下的忠臣義士是殺不完，死不絕的。他們會世世代代子子孫孫永不忘「

「還我河山」！（昂然下）

（「滿江紅歌」旋起）

（秦卒押岳雲張憲下）

（風雪更大）

(監噓和鐵索鏗互擊之聲震動天地)

銀瓶

(大聲疾呼) 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滿江紅」歌聲響徹雲霄)

(狂風怒號，燈火皆滅，大雪漫天，飛砂走石。)

(監噓，人聲怒吼。)

——幕下——

(全劇終)

調 $\frac{4}{4}$

滿江紅

章正凡譜

3 5 5 6 1	2 3 2 1 -	6 . 5 1 2 3 5
怒髮衝冠	憑欄處	瀟瀟雨
2 - . 0	3 1 3 5 -	1 5 6 3 2 -
歇	抬眼望	仰天長嘯
1 3 2.6 5 -	5 . 6 3 1	2 . 3 2 -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	塵與土
3 5 1 6 5	3 2 3 1 -	5 1 2 3 5
八千里路	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
1 2 3 -	2 1 6 5 -	0 0 0 0
少年頭	空悲切	
0 0 0 0	5 - 5 6 1	2 3 2 1 -
	靖康恥	猶未雪
6 5 6 1 2 3 5	2 - . 0	3 1 3 5 -
臣子恨何時	滅	駕長車
1 5 6 3 2 -	1 3 2.6 5 -	5 . 6 3 1
踏破	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
2 . 3 2 -	3 5 1 6 5	3 2 3 1 -
胡虜肉	笑談渴飲	匈奴血
5 1 2 3 5	1 2 3 -	2 1 6 5 -
待從頭收拾	舊山河	朝天闕

小D調 $\frac{2}{4}$

北伐

歌辛曲

$\underline{\underline{\dot{6}}}$	$\underline{\underline{\dot{5}}}$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3 -	$\underline{\underline{2\ 3\ 5\ 3}}$		6 -	5 .	$\underline{\underline{6}}$	
號	令	風	霆		迅	天聲動北		陬	長	驅	
0	0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0\ 0\ 0}}$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0\ 0\ 0}}$		

(大鼓)

$\underline{\underline{3\ 2\ 1\ 3\ 2\ 1\ 6}}$		2 -	
渡河洛直搗向燕		幽 (舞劍) ff	
0 0 0 0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 (鼓獨奏)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times}}$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times\times\times\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times\ 0}}$					

$\underline{\underline{\dot{6}}}$	$\underline{\underline{\dot{5}}}$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2}}$		3 -	$\underline{\underline{2\ 3\ 5\ 3}}$		6 -	5 .	$\underline{\underline{6}}$	
馬	蹶	闕	氏		血	旗梟可汗		頭	歸	來	
0	0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0\ 0\ 0}}$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0\ 0\ 0}}$		

$\underline{\underline{3\ 2\ 1\ 3\ 2\ 1\ 6}}$		$\overset{\circ}{5}$ —	
報明主恢復舊神		州	
0 0 $\underline{\underline{\times\times\times\times}}$		$\underline{\underline{\times}}$ —	

D 調 $\frac{4}{4}$

浮生若夢

舒湮詞
歌辛曲

5 6 5 3 2 1 | 3 2 5 6 5 - || 5 6 $\dot{1}$ 6 5 3 |

浮 生 若 夢 歡 幾 何 端 在 及 時

2 1 7 6 1 - | 3 2 3 5 6 5 5 5 | 6 5 6 $\dot{1}$ 7 6 5 - |

行 樂 生前 虛 名 管 他 流 芳 遺 臭

1 3 2 1 2 1 7 6 | 1 - 0 0 | $\dot{1}$ $\dot{1}$ $\dot{1}$ $\dot{2}$ $\dot{1}$ |

怎 似 生 前 一 杯 酒 看 眼 底 湖 山

6 $\dot{1}$ 7 6 5 - | 5 6. 5 3 2 1 | 3 2 5 6 5 . 5 |

如 繡 澗 澗 碧 水 翠 翠 青 山 且

5 6 $\dot{1}$ 6 5 3 | 2. 1 7 6 1 - | 3 2 3 5 6 5 - |

華 堂 通 宵 醉 酣 問 什 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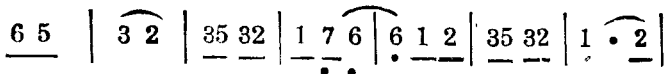
6 5 6 $\dot{1}$ 7 6 5 - | 1 3 2 1 2 1 7 6 | 1 - 0 0 ||

鼙 鼓 聲 中 胡 馬 下 江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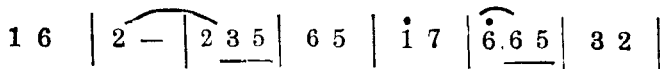
小B調 $\frac{2}{4}$ 簾外月

歌辛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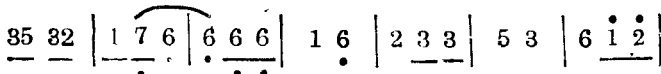
(調寄“小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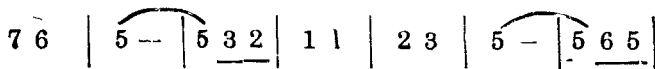
昨 夜 寒 蛩 不 住 鳴 驚 回 千 里 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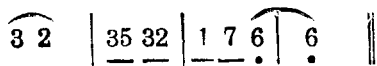
已 三 更 起 來 獨 自 透 曙 行 人 悄 悄



簾 外 月 籠 明 白 首 爲 功 名 舊 山 松 竹 老 阻



歸 程 欲 將 心 事 付 瑤 琴 知



音 少 弦 斷 有 誰 聽

初版本後記

這又是春雨濛濛的季節了。從去年秋天我發動寫這劇本的意念起，到現在全劇完成爲止，整整地度過了半個年頭。不要說這半年來國際情勢和此地的局面有了極大的變化，就是這狹窄的範圍內的人事，也生着紛紜的變幻。在這樣苦難的磨折中，我居然也寫完了一部不成樣的作品，私心還算欣慰的。

去年十月，當我開始準備工作的時候，第一步便是大量的搜羅各種參考資料。因爲我是以岳飛爲人物中心，所以有關岳飛的紀載，不管正史、稗史、雜記、說部、戲曲，我都盡量去尋求，又因我是除了人物中心之外，還需要描寫當時的時代背景，所以祇要是涉及宋室南渡以後的宋人筆記，也都大致瀏覽了些。

關於史料部份，參考的正史有「宋史」中的「高宗本紀」，「岳飛列傳」，「秦檜列傳」，「職官志」；「金史」中的「太宗本紀」，「熙宗本紀」，「食貨志」。別史有陳邦瞻的「宋史

紀解本末」(其中「岳飛中原大捷」和「秦檜主和」兩章，將事件原委記載得非常明白；)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岳珂的「金陀粹編」二十八卷，又「續編」十四卷；黃邦彥纂修的「岳忠武王集」八卷。宋人筆記採用的有周輝的「清波雜志」；吳自牧的「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岳珂的「桿史」和「愧鄰錄」；以及王明濟的「揮麈錄」。說部的材料雖未必全據史實，但流傳民間已久，予人印象很深，其間不乏可以採入戲劇的，所以也參考了最流行的「精忠說岳」，「精忠報國傳」和張明華修纂的「岳鄂王精忠血史」三種。至於自來以岳飛事跡寫成戲曲的，前人已不乏名作。元孔文卿有「東窗事犯記」，明姚茂良有「精忠記」，富春堂刊本亦有「岳飛破虜東窗記」，崑曲有「掃秦」一折，皮黃有「風波亭」一齣；晚近劇作家以岳飛事跡寫成話劇的，據我所知的也有顧一樵氏的「岳飛」和谷劍塵氏的「岳飛之死」。改良平劇方面，又有王泊生氏的「岳飛」與周貽白氏的「三字獄」。

正史祇能給我們一個概念，並且略而不詳；如果僅憑正史演爲戲劇，非但材料不够，而可用的材料更少。幸虧其他的史料和前人的戲曲太豐富了。「三朝北盟會編」起徽宗政和迄高宗紹興，凡四十五年間宋金和戰事跡及朝野言論，備載靡遺。該編引正書一百餘種，雜考私籍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餘種，又諸家文集筆記甚多，引證之博，爲當時諸作之最。這實在是一部珍貴的文

獻，使本劇受惠不淺。「金陀粹編」將岳飛生前卒後的有關史料攙括殆盡，如高宗宸翰，鄂王午醜，奏議，公牘，額天辨認錄，天定錄等，都是正史所不及的。「續編」包括高宗宸翰撫遺，絲綸傳信錄，天定別錄，百代昭忠錄等，洵爲信史。

有了上面許多比較可靠的史料作爲寫本劇的骨幹，剩下待解決的是劇本的結構問題。執筆之始，我便決定以朱仙鎮班師寫到臨安大理寺寃獄被難爲止。經參閱了元曲、明曲、皮黃和近時諸家的劇本，大致也採取同樣的結構。姚茂良的「精忠記」齣目多至三十五。皮黃本「風波亭」也有三十七場。我深深感覺他們的寫作方法太自由，太靈活了。話劇有了幕的束縛和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兩重桎梏把戲劇斂得緊緊的，使寫作上發生重重的困難。然而，那種「中國風」的分場寫法，在今日的中國舞台條件上又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仍舊採取了分幕的辦法。我最後的決定是這樣：第一幕——鄜城大捷，奉詔班師；第二幕——朱仙鎮民衆攔道阻止回兵；第三幕——秦檜設計害岳；第四幕——臨安大理寺大審；第五幕——風波亭被難。有了結構之後，把各幕的材料分配勻妥，便開始寫起來。我最先落筆的却是第五幕，（當時應「獨幕劇創作叢刊」之約，先以「風波亭」劇名發表，與今本略有改動。）然後順序從頭寫起。中間爲了事務纏身和構思上發生了阻礙，半途停頓了兩月之久，才又盡了一夜之功把第四幕趕完。寫完

之後，自己覺得非常不愜意，尤其是偏重史實的緣故，使全劇不能如理想中所求的生動緊湊。我翻覆地幾晚不能安眠，氣沮地幾次想把原稿毀棄重寫。終於因為友人的敦促，才鼓起勇氣，繼續修改，細細琢磨，將全劇又整理了三四次，畢竟勉強付之剞劂。我知道這裏面的缺陷還很多，有些是不可挽救的疵病，需要施用「大手術」的。我目前沒這個力量與經驗，也沒有過充裕的時間來做。我希望在公演後，能再有一次訂正的機會，把它弄得比較完善一點。

★

此時此地的環境太不允許我們自由的去想，自由的去做。我每趁黃昏，寂寞地「歹土」在邊塊鐵蒺藜的封鎖線上，憑弔落日的餘暉，——我深信「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遠矚在那一片「自由中國」的土地上活躍的友人們，我寄以會心的微笑。

從歷史中發掘劇作的題材，本是不不得已的工作。這是雙重不自由的桎梏。然而，我畢竟做了一次笨漢！

歷史是不會重演的。但這裏面有許多教訓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把歷史與現實的相似之點集中擴大，這是我們寫作的任務。眼看着目前有一羣死去的魅影又活動起來，想把民族的生命重蹈前人的覆轍。這時我禁不住怒然心憂，我憤恨，我控訴！

雖然，戲終究是戲，寫戲的原則是不必拘泥於史實，因此在這劇本裏也並無影射的人物與事件。我所歌頌的是天地間浩然長存的民族的正氣。

劇中人物除大部份見諸正史本傳者外，其餘的也都依據說部或傳說。我將銀瓶的戲強調，這是劇本中比較重要的女角了。關於銀瓶的事跡見「湖堽雜記」，俞曲園「銀瓶徵」云：

「銀瓶者，岳恩武之女。相傳恩武死，女抱銀瓶投井以殉者也。在宋時即見紀載，當非子虛。而杭人輒以張憲爲其夫，建張烈文侯祠，即塑銀瓶像以配之。……然諸書但言其幼女死孝，無一語謂其爲張憲妻，而憲本傳，亦止云飛愛將也，不言其爲誓。……」

明田汝成「西湖志餘」云：

「宋銀瓶女，武穆季女也。即王下獄，哀憤欲叩闕不能，抱銀瓶投井死。」

銀瓶傳說的根據如上，她是否張憲妻，本無闕闕旨，而投井則太消極。因此我把她的性格改爲一個隨父從軍忠貞不屈的中帼丈夫。

興兒的刺秦是暗示漢奸的衆叛親離。這與元明戲曲中的掃秦，性質迥異。掃秦是假託秦桧夫婦死後在陰曹地府的被鞠受難，除了迷信果報之外，至多只能說它是「精神勝利法」，毫無意義，實不足取法。史書上關於興兒的記載，見「三朝北盟會編」。據載：

「御史中丞秦檜，初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爲撻懶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硯童、興兒、翁順皆不欲舍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

後來秦檜自虜中歸，硯童興兒等亦隨行，至漣水軍界，爲宋邊者所得，疑爲奸細，將陵辱之。忽有一賣酒王秀才，作稱識檜，乃得倖免。不過，劇中讓興兒刺秦，却是作者杜撰的。

在史實上，朱仙鎮班師和岳飛後來的下獄，原是兩樁事，而時間上也相隔一年半。紹興十年七月岳飛奉十二金字牌回兵鄂州後，曾自虜入覲高宗，自請解除兵柄，未許。翌年，金人復渡淮犯境，岳飛又奉命應援張俊、楊沂中。及和議既決，秦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授樞密副使。是年五月，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因與張不洽，張昌言岳議棄山陽，密報之秦檜。秦檜適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風諫議大夫方俟高等彈劾岳飛，於是造成千古冤獄。宋史「岳飛本傳」對被難經過有這樣的記載：

「……以諫議大夫方俟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管斬而不進，比與倭按丘滙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

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檢志未伸也。又諭張俊會劫于貴，誘于俊，詔告張憲謀還飛兵。檢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詔飛與憲書，會虛中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會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據淮西事爲首。高喜白檢，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通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檢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

我的「精忠報國」，寫朱仙鎮班師後緊接岳飛父子下獄，是爲劇情的緊湊和結構的嚴密設想，好在無害史實，祇得便宜從事了。考之前人寫此事，亦都採此筆法，可見前人已有先見之明，我但因襲成規而已。

「鄂王行實編年」，「百代昭忠錄」，「精忠血史」和「岳傳」裏，對朱仙鎮班師前後情形都有詳盡的敘述。「精忠血史」雖爲章回演義體裁，但每章後附以考證，有不少真實史料。在本劇前兩幕中引用「岳傳」的材料，有第三十二回（牛皋酒醉破番兵，金節夢虎諧婚匹；）第五十九回（召回兵矯詔發金牌；）後三幕是局部依據第六十回（勘冤獄周三畏掛冠，探圍圍張總兵死

義：（和第六十一回（東窗下夫妻設計，風波亭父子歸神。）第三幕中的秦檜主和與趙士儻等的，戰主全部根據『三朝北盟會編』與『宋史紀事本末』兩書所載當時一般反和士大夫與重臣如李綱、會開、魏玘、胡銓、胡寅、王庶、張戒、張燾、許忻、尹焞等人的論調。其中最傳誦一時而以激烈著的有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一節，痛陳和戰的利害，切中時弊，據謂：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誑，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訂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開闢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巨敵。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會開等以古禮折檜，檜乃厲聲責之曰：『侍

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知。……」

又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議：「自古能戰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以示議和務先戰守。後來再奏和議利害云：「臣謂爲國只當自勉，而不可憐憐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待矣。講和而足，則可以息兵；非，則亦所以招寇。」可謂一語破的。

然而，王庶、胡銓、會開、尹焞這一班廷臣卒以落職，可見秦檜的氣燄萬丈。岳飛下獄後，宗正士儻會請以白口保岳，方俟烹勅之，竄死建州。此事會見正史，劇中權以他爲主戰派的代表。

★

岳飛在大理寺的供詞，曾刊於「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本劇又承「繼天辯誣錄」中岳珂的淮西、山陽、張憲三辯，所以鈎稽事實。按岳飛自高宗紹興十一年被屈死，直至孝宗時纔詔復原官，寧宗嘉泰四年又追封爲鄂王，案始平反昭雪，真相極滅蓋已六十年了。

風波學的事跡經吳曲度賣的煥染，成爲婦孺皆知的好戲。但在史書上這一段故事却因爲當時

刑網嚴密，諱莫如深，因從『岳傳』、『精忠記』和皮黃劇『風波亭』爲藍本。

★

這一段和戰的功罪，歷史是最後的裁判者。當我們走過西湖邊（也就是當時南宋的首都臨安）的岳廟，武穆的廟貌巍峨，陵上的松柏森翠未凋，贏的萬代的景仰；可是秦檜那一輩人，却與草木同朽了，牛羊在他的坟墓上踐踏，人民的憤怒是不可抗衡的。儘管也爲後代的史家替他辯白，儘管有人在千百年後還走着他的路子，但他們的失敗是註定不可挽回的。儘管有趙構（宋高宗）的褒揚：「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靜。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後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之，遂贈申王，諡曰忠獻。」（熊克：中興小紀）這却也不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是非自有公論，板橋詠宋高宗詩說得好——「丞相紛紛詔敕多，紹興天子祇酣歌。金人欲送徵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我聲明過，在寫作時我是出入於重疊疊嶂的史籍與說部戲曲的山陣中，我未曾開拓出新的徑由，反而却自己迷失了路途。前人的戲曲給我留下指路牌和豐富的遺產，我非常感謝他們！

二十九年四月四日

【重版贅語】本劇曾於三十年六月在上海「蘭心」歷盡阻梗始獲首演，至第七日夜卒被迫停演。三十二年十二月「大上海」再度演出，引起絕大擾動，「它所給予敵人的教訓也太大了，使他們不由不從心底裏震顛起來，更深切地覺悟到中華民族是永遠不可征服的！」（大公報通訊）在第五天也遭遇同樣「禁演」的命運，主持者據聞都被敵憲兵拘捕。這真是一個多舛的「不祥」的劇本。

一九四四·十二、一·之夜敵騎迫黎明關改作完稿之時